



两汉书故事选译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译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两汉书故事选译

LIANGHANSHU GUSHI XUANYI

傅元恺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两汉书故事选译

傅元恺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 字数 66,000

1979年4月第1版 197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20000

统一书号: 10186·48 定价: 0.36元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出版说明

我国具有灿烂的文化传统。在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了批判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给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我社编辑出版这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

这是一套普及性的读物。遵照党的“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方针，选录历代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书信、日记等各种体裁，采用选注、选译等方式分册出版，以有助于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欣赏原作。

这套丛书是在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扩充、修订的。欢迎广大读者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批评、建议。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 言

这本小册子里的故事是从《汉书》和《后汉书》中选译出来的，所以叫作《两汉书故事选译》。

《汉书》和《后汉书》跟《史记》、《三国志》并列为“四史”，是我国正史中的名著。《汉书》又名《前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撰述的。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现在陕西省咸阳市东）人。他的父亲名彪，是当时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写了六十五篇《后传》来续补《史记》（《史记》叙事至汉武帝止）。班彪死后，班固觉得他父亲的《后传》不能成为一家之言，于是搜集史料，开始撰述《汉书》。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明帝控告他私改国史，被捕下狱。后来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替他申辩，说明原因。同时扶风郡也派人把他的书稿送到京师洛阳。经过明帝亲自审阅，认为班固很有才能，就把他释放了，并任命为兰台令史，点校皇家藏书；不久迁升为郎，命令他继续把《汉书》写下去。从此，班固专心著述，前后化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汉书》基本上编写完毕。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任班固为中护军。永元四年窦宪谋反未成，

畏罪自杀，班固牵连被捕，死于狱中。那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写成，后来和帝命令他的妹妹班昭和马续补写。《汉书》这才最后完成了。

《汉书》记载西汉一代的历史，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起，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止。全书共一百篇，分为一百二十卷，是我国纪传体历史书中的第一部“断代史”（以某一个朝代为本位的历史著作）。它在体例上大体依照《史记》而有所发展，例如将《史记》的“八书”扩充为“十志”，增加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门类，对古代到汉代的典章制度和经济文化的叙述，较《史记》更为完备详尽。同时由于作者精心编写二十多年，用词叙事都很精密，因此，历来被认为是古代“断代史”中的典范。

《汉书》作者的封建正统立场十分鲜明，在思想倾向上不如《史记》那样具有较进步的观点。对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多采取否定态度，认为他们“不入于道德”，应当被诛杀。书中还夹杂不少“王权天授”、“天人相感”等封建迷信说教，表现出作者历史观的落后。但作者对于坚持民族气节、坚强果敢、关心国家命运的一些正直的人物，以及“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的循吏都加以歌颂；而对于那些残害人民、或只求保持个人权位的钻营奔走之徒，也给予不同程度的揭露和讽刺。

《汉书》在描写人物方面继承了《史记》的手法。

文章结构谨严，语言精练，描写细致，并能通过细节和对话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因此，《汉书》又和《史记》一样，对后代的传记文学都起了深远的影响。

《后汉书》记载东汉一代的史实，是南北朝时代宋朝史学家范曄撰述的。范曄（公元399—446年）字蔚宗，顺阳（现在河南省淅川县）人。祖父范宁曾任东晋豫章太守，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著有《春秋谷梁传集解》。父亲范泰任宋侍中，也能文。范曄自幼好学，博览经史，善于写文章。历任宋朝参军、秘书丞、尚书吏部郎、宣城太守、左卫将军和太子詹事等职。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孔熙先密谋拥戴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刘义康为帝，范曄参预其事，为人告发，被处死刑。

在范曄以前，记述东汉一代史实的著作除由东汉历朝史官集体编修的《东观汉记》外，另外还有谢承、司马彪、华峤、袁宏等私人著述十多家。范曄觉得这些作品都不能使人满意。元嘉元年（公元424年）他因故由尚书吏部郎贬为宣城太守时，便招集了一批门徒，以《东观汉记》为基础，参考其他各家著作，斟酌取舍，删繁补略，整编为一家之作。原来计划要编写一百篇，可惜只写好九十篇，他便被杀害了。现在《后汉书》中的“志”部分，是梁朝刘昭取西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补入的。

《后汉书》在思想倾向上较《汉书》为进步。作者撰述该书时正是被贬不得志的时候，对封建统治集

团有所不满，因此书中贯注着较多的批判精神。在《党锢列传》中，同情那些反对宦官、要求革新朝政的人士；在《逸民列传》中，对那些藐视统治阶级、不甘心同流合污的人物寄以同情；在《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中，赞扬他们那种敢于背离儒经、反对流俗的进步思想；在《桓谭》、《张衡》等列传中，称许他们坚决反对谶纬迷信的科学精神。此外，作者还扩大了“类传”的范围，创立《独行列传》，歌颂那些具有某种特殊操行的人物；创立《列女传》，褒奖才能特出的妇女，提出“不必专任一操”的主张。这些在“四史”中也都具有一定的特色。

《后汉书》在描写人物方面一般说不如《汉书》细致生动，故事性也比《汉书》差一些。但作者博采各家之长，编次周密，文笔简洁有力，使它超过了以前诸家的同名著作，所以后来其他各家都逐渐散失，只有范书能够流传下来。

本书曾用阳舒的笔名于一九六四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现在趁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的机会，对原书作了较大的修订。这里一共选译了十个故事，目的是试图向读者较好地介绍这两部史学名著。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谅所难免，恳切地希望读者指正。

傅元恺

1979年1月

目 次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周勃诛诸吕	1
张释之执法	12
苏武牧羊	23
霍光辅政	40
龚遂治渤海	66
——以上《汉书》部分	
昆阳之战	77
耿恭守疏勒	88
梁冀专权	102
范滂别母	126
神医华佗	138
——以上《后汉书》部分	

周勃诛诸吕

周勃是西汉初年的著名将领。秦朝末年他跟随刘邦起兵，在推翻秦朝、击败项羽和平定汉初异姓诸王叛乱战争中，英勇作战，屡立战功。封为绛侯。汉王朝建立后，历任太尉、丞相等重要职务。刘邦对周勃十分信任，临终嘱咐他的妻子吕后说，“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刘邦死后，太子刘盈（即惠帝）即位。惠帝懦弱无能，实际由吕后执政。吕后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刘邦生前她即诬陷功臣彭越等人，处心积虑设法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以便日后控制政权。刘邦死后，她采取了一系列篡夺刘氏政权的步骤：首先残酷迫害刘邦的亲属，前后害死刘邦其他姬妾所生的儿子赵王如意等三人，又将刘邦爱妾戚夫人截去四肢，挖掉眼睛，烫去耳朵，饮以哑药，扔在猪圈中，名为“人彘”，手段之狠毒令人难以想象，致使她的儿子惠帝也感到这是“非人所为”，吓得从此生病，不再过问政治；继而吕后背弃刘邦遗嘱，排斥在战争年代跟随刘邦多年的文武旧臣，免去王陵右丞相职务，夺去太尉周勃兵权，而任用亲信审食其为左丞相，操纵大权；最后大封她的侄儿吕产、吕禄、

吕通等为王，造成割据形势，并任命吕禄为大将军，吕产为相国，把持朝廷军政大权，为吕氏篡夺政权完成了最后部署。因而公元前181年吕后一死，诸吕即按照吕后“毋为人所制”的临终遗嘱，企图叛乱。可是由于秦末的农民战争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推动了汉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百姓的困苦已相对有所减轻，刘氏政权已经稳固；同时人民遭受长期战乱之后，人心思定，而诸吕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得人心，又得不到刘邦旧臣和军队的支持，当周勃行令军中“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时，军中皆“左袒”，表示反对诸吕。因此，当诸吕图谋发动叛乱时，立即为周勃、陈平等人所粉碎。这里所选译的《周勃诛诸吕》，主要就是讲他粉碎诸吕篡权的故事。

周勃的事迹见于《汉书·周勃传》，但“诛诸吕”一节则载于《高后纪》。本篇即是以《周勃传》为主，而另将《高后纪》中的有关部分补入。至于本传中有关周勃战功的记载，因比较枯燥，所以把它删去了。

【原文】

周勃，沛（现在江苏省沛县）人。其先卷（在现在河南省原阳县境内）人也，徙（洗 xī，迁移）沛。勃以织薄曲（蚕薄，养蚕的用具）为生，常以吹箫给丧事，材官（适应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的步兵部队）引强（射击兵。引，开张；强，强弩，发射力强大的弓）。

高祖（刘邦，前 209 年起义反秦，前 202 年建立汉朝，在位八年）**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原是主管官中清洁的官员，泛指亲近的侍臣）**从攻胡陵**（在现在山东省鱼台县东南），**下方与**（房豫 fángyù，在现在山东省鱼台县北）。……

最（凡，总共）**从高帝**（刘邦）**得**（俘虏）**相国**（又称丞相，国君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指官俸每月为二千石〔即一百二十斛〕一级的官吏，一般作为太守的代称）**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勃为人**木强**（匠 jiàng，指性情朴实刚直）**敦厚**，**高帝**以为**可属**（主 zhǔ，委托）**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儒生）**说**（说 shuì）**士**，**东向坐**（古代以朝东的方位为尊贵）**责之**：“**趣**（促 cù，快）**为我语**。”其**椎**（朴钝）**少文**如此。

惠帝（刘盈，前 194—前 188 年在位）**六年**，**置太尉**（主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官**，**以勃为太尉**。

〔**高后八年**（前 180 年）〕**秋七月辛巳**（八月一日），**皇太后**（指吕后）**崩**（称皇帝死）**于未央宫**（旧址在现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长安旧城内西南角）。**遗诏**（皇帝的命令）**赐诸侯王**（汉初所封王国的国王）**各千金**，

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吴王刘濞、楚王刘交、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琅邪王刘泽、代王刘恒、常山王刘朝、淮阳王刘武、济川王刘太），吕氏所立三王（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王，诸侯王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刘弘）少，足下（对人的敬称）不急之（到）国守藩（翻 fān，封建王朝封给诸侯王的地盘），乃（却）为上将（匠 jiàng）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何不速归将军印，以兵属（交给）太尉，请梁王亦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垫高枕头睡觉，表示无所忧虑）而王（旺 wàng，统治）千里，此万世之利也。”禄然其计，使人报产及诸吕老人。或（有的人）以为不便，计犹豫（迟疑，拿不定主意）未有所决。禄信寄，与俱出游，过其姑吕嬃（须 xū，吕后的妹妹，樊哙的妻子）。嬃怒曰：“汝（乳 rǔ，你）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没有立脚的地方）矣！”乃（于是）悉（全部）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无为他人守也！”

八月庚申（九月十日）平阳侯窋（竹 zhú，曹窋，曹参的儿子）行（形 xíng，兼代）御史大夫（主管监察事务的最高长官）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掌领宫殿门卫和侍从的高级官职）贾寿使从齐来，因（就）数（暑 shǔ，责备）产曰：“王不早之（往）国，今虽

(即使)欲行,尚(还)可得耶?”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纵 zōng, 战国时六国联合抗秦叫做合从, 后泛指弱国联合抵抗强国)状告产。平阳侯窋闻其语, 驰(池 chí, 快马飞跑)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军(汉代警卫京城的部队, 驻守在长安城的北部), 不得入。襄平侯纪通尚(主管)符节(古代传达朝廷命令和进出门关的凭证), 乃令持节矫(绞 jiǎo, 假托〔命令〕)内(纳 nà, 放进)勃北军。勃复令郾寄、典客(主管接待少数民族等事务的长官)刘揭说禄, 曰:“帝使太尉守(兼管)北军, 欲令足下之国, 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 祸且(就要)起。”禄遂解印属典客, 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军门, 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坦 tǎn, 裸露), 为刘氏左袒。”军皆左袒。勃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守卫未央宫的部队), 丞相平召朱虚侯章佐勃。勃令章监军门, 令平阳侯告卫尉(负责警卫宫门的长官), 毋(吾 wú, 不要)内相国产殿门。产不知禄已去北军, 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内, 徘徊(来回行走)往来。平阳侯驰语太尉勃, 勃尚恐不胜, 未敢诵言(公开宣告)诛之, 乃谓朱虚侯章曰:“急入宫卫帝。”章从勃请卒千人, 入未央宫掖门(宫殿正门两旁的边门), 见产廷中。日餽(捕 bǔ)时(傍晚时候), 遂击产。产走。天大风, 从官乱, 莫敢

周勃跟随高祖南征北战，总共俘虏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郡守各三人。独自击破敌军二支，攻下城池三座，平定五个郡，七十九个县，俘虏丞相、大将各一人。

周勃为人朴实刚直，老诚忠厚，高祖认为可以把国家大事委托给他。他不喜爱文学，每每把那些儒生说客找来，自己不客气地朝东坐着，命令他们：“有什么话，快给我直说。”他那粗鲁和没有文才，竟到了这种程度。

孝惠帝六年，设置太尉官职，任用周勃为太尉。

高后八年秋季八月一日，吕后在未央宫中逝世。她留下诏令，赐给诸侯王每人千金，将军、相国、列侯以下，直到一般侍从官员，各有不同的赏赐。在全国实行大赦。

上将军吕禄、相国吕产把持军政大权，他们自己知道违背了高祖和大臣们订立的“非刘氏子弟不得封王”的盟约，害怕给大臣和诸侯王除掉，因此图谋叛乱。这时齐悼惠王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住在京城，他娶吕禄的女儿做妻子，知道吕家的阴谋，就派人去告诉他哥哥齐王刘襄，要他发兵西进，自己同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做内应，灭掉吕家。齐王子是发兵。又设法调出琅邪王刘泽的全部兵力，一并率领向京城进发。吕产、吕禄等派灌婴为大将军，率部前往攻打他们。灌婴到了荥阳，使人通知齐王：愿

意同他们连和，等待吕氏发动叛乱时，大家共同诛灭他们。

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商量之后，认为曲周侯酈商的儿子酈寄与吕禄关系很好，可以利用。就使人胁迫酈商，要他叫酈寄欺骗吕禄说：“高祖同吕后共同平定天下，刘氏所立的九王和吕氏所立的三王，都是大臣们商量决定的。事情已经通告诸侯王，他们都以为妥当。如今太后去世，少帝年纪很轻，您不赶快回国守住自己的封地，却充当上将军，率领部队留在这儿，这会引起大臣和诸侯王的怀疑。您为什么不赶快交还将军大印，把部队交给太尉，请梁王也归还相国大印，和大臣们订立盟约之后回到自己的封国？这样，齐王一定罢兵，大臣们感到安心，您也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千里河山。这才是千秋万代的长远利益啊！”

吕禄认为这个计策不错，叫人去告诉吕产和吕家各长辈。有的人认为不利。大家想来想去，一直拿不定主意。吕禄很相信酈寄，便离开军营，同他一起出外游玩，顺路去看望姑母吕嬃。吕嬃大怒说：“你身为将军，却擅自离开军营，丢掉军队，吕家今后没有立脚之地了。”于是把储存的珠玉宝器通通撒在堂下，说：“不要替别人保存这些劳什子了！”

九月十日，平阳侯曹窋兼代御史大夫职务，去见相国吕产商量事情。适逢郎中令贾寿从齐国出使回来，他数落吕产说：“您不早回国去！现在即使想

要动身，还办得到吗？”就把灌婴和齐、楚等国连和的事一一告诉了他。曹窋听到了他们的这番谈话，便飞快去报告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周勃想进北军指挥部队，无法进去。那时，襄平侯纪通主管符节，于是叫他持节假传皇帝的命令，放周勃进北军。周勃又叫酈寄和典客刘揭对吕禄说：“皇上派太尉兼领北军，想叫您回国去。您赶快交出将军大印，辞职回国。要不，就要惹祸了。”吕禄于是把印信解下来交给典客刘揭，把部队交给太尉周勃。

周勃进入北军营门之后，传令军中说：“拥护吕家的露出右臂，拥护刘家的露出左臂。”全军都露出了左臂。周勃这就接管了北军。可是还有南军没有解决。丞相陈平找来朱虚侯刘章，叫他去帮助周勃。周勃命令刘章监管好军门，命令曹窋告诉卫尉不要放吕产进殿门。吕产不知道吕禄已交出北军，跑进未央宫，想要作乱。警卫不让他进殿门，便在门外转来转去。平阳侯曹窋立即把这事报告太尉周勃。周勃还怕不能取胜，不敢公开宣布要诛灭他们，就对朱虚侯刘章说：“赶快进宫保卫少帝。”刘章从周勃那儿请得千把士兵，从未央宫的旁门进去，看见吕产正在庭院中。天到傍晚时候，刘章就向吕产发起攻击，吕产逃走。这天刮大风，吕产的随从官员一片混乱，没有一个敢抵抗搏斗的。刘章乘势追击吕产，把他杀死在郎中府官员的厕所中。

刘章杀掉吕产之后，少帝命令谒者持节前往慰

劳。刘章想把节夺过来，谒者不肯，他就乘上谒者的车辆，凭着符节这个信物，飞快跑进长乐宫斩了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再把经过报告太尉周勃。周勃站起来向刘章恭贺说：“就唯独怕吕产，如今已给杀掉，天下大势定了。”十一日这天，把吕禄斩首，用棍棒打死吕嬃，又分头把吕家男男女女通通抓起来，不论老少全部斩首。

大臣们相互私下商量，认为少帝和他那三个封王的弟弟都不是孝惠帝的儿子，又把他们也一起杀掉，拥立孝文帝为天子。

文帝即位后，任命周勃为右丞相，赐给他金五千斤，食邑一万户。

张释之执法

张释之是汉文帝时代的一位最高司法官，以敢于直言、不附和君主私意、严格依法办事著名。本篇中写的几个故事，都表现出他的这种精神。在上林苑，他劝告汉文帝，任用官吏不要光注意是否能说会道，应当从大处着想，看他在实际行动中为人是否忠厚。在司马门，他看到太子和梁王不遵守朝廷的制度，就写了奏章来揭发，绝不因人废法。在霸陵，他暗示汉文帝，薄葬是避免坟墓被盗掘的最彻底办法。另外，他拒绝滥用刑罚的那两件事，更是直接有利于百姓，值得称道。由于他正直无私、据理力争，使得汉文帝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意见。

当然，张释之的这些行动，还是从巩固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他强调守法，目的就是不让人民来破坏用以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律，因而能为汉文帝所接受。另一方面，从他一再向汉文帝说起秦朝灭亡的原因看来，也是鉴于秦朝的纲纪废弛，残暴无道，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从而接受了历史教训的缘故。

【原文】

张释之字季，南阳（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河南省南阳市）堵阳（在现在河南省方城县东）人也。与兄仲同居，以资（家产丰厚）为骑郎（侍卫官），事文帝（刘恒，前179—前157年在位），十年不得调（升迁），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在外做官）减仲之产，不遂（没有结局）。”欲免（辞职）归。中郎将（掌管皇帝侍卫的武职，比将军低一级）爰盎（就是袁盎，这时为张释之的长官）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调迁）释之补谒（夜 yè）者（替皇帝掌管传达的官）。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于国有利的事情）。文帝曰：“卑（浅近平易）之，毋（勿）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拜释之为谒者仆射（夜 yè，谒者的长官）。

从行，上（指文帝）登虎圈（绢 juàn，上林苑中养老虎的地方），问上林（上林苑，在现在陕西省长安县西及周至、鄠〔户 hù〕县界，是皇帝游猎的场所）尉（上林苑设十二尉）禽兽簿（记录册），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管理虎圈的小吏）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十分详尽），欲以观（表现）其能口对响（回声）应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如此耶？尉无赖（不可信托）！”诏（命令）释之拜啬夫为

车) 司马门 (宫廷的外门, 因有武官司马警卫, 故称), 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门 (当时禁令, 进出司马门都需下车步行)。遂劾 (盒 hé, 控告) 不下公门不敬 (是封建社会的一种罪名), 奏之。薄太后 (文帝的母亲) 闻之, 文帝免冠谢 (认错) 曰: “教儿子不谨 (严)。”薄太后使使 (使者) 承诏 (奉着太后的诏旨) 赦太子、梁王, 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 (器重) 释之, 拜为中大夫 (掌顾问、应对的官)。

顷之, 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 (在现在陕西省长安县东, 汉文帝生前在这里预筑自己的坟墓), 上居外 (应当是“北”字) 临厕 (边侧)。时慎夫人 (文帝的宠妃, 邯郸人) 从, 上指视慎夫人新丰 (在现在陕西省临潼县东) 道, 曰: “此走 (往) 邯郸 (现属河北省) 道也。”使慎夫人鼓 (弹) 瑟 (一种弦乐器), 上自倚 (和着) 瑟 而歌, 意凄怆悲怀, 顾 (回过头) 谓群臣曰: “嗟乎! 以北山石为椁 (果 guǒ, 外棺), 用纆 (麻类) 絮斫 (浊 zhuó, 砍切) 陈 (施) 漆其间, 岂可动 (触动棺材) 哉!”左右皆曰: “善。”释之前 曰: “使其 (指棺材) 中有可欲 (可以引诱人的殉葬财宝), 虽锢 (封闭) 南山犹有隙 (系 xì, 缝); 使其中无可欲, 虽无石椁, 又何戚 (忧虑) 焉?”文帝称善。其后, 拜释之为廷尉 (最高司法长官)。

顷之, 上行出中渭桥 (在长安占城之北), 有一

人从桥下走，乘舆（皇帝的车子）马惊。于是使骑（计 jì，骑兵）捕之，属（主 zhǔ，交托给）廷尉。释之治问（审讯）。曰（犯人说）：“县（外县）人来，闻蹕（必 bì，禁止通行），匿桥下。久，以为行过（皇帝的车子已经过去），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判决书）：“此人犯蹕，当（判处）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难道）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杀掉）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公平执法的人）也，一倾（偏差），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安放）其手足？唯（希望）陛下察之。”上良久（好久）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汉高祖刘邦的庙）座前玉环，得（被捕获），文帝怒，下廷尉治。按盗宗庙服（器具）御物者为奏，当弃市（死刑）。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高祖）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族诛，杀全家），而君以法（一般的法律）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奉）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叩头）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指犯罪的程度）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高祖坟墓，在现在

卒(死)。

【译文】

张释之，字季，是南阳郡堵阳县人。和哥哥张仲没有分家。因为家资丰厚，被选为骑郎，做汉文帝的侍从。接连干了十年也没有升官，一点儿名气也没有。他不禁慨叹道：“老在外面做官，只不过花费哥哥的财产，是做不出头的了。”就想辞官回家。他的上司中郎将爰盎知道他的才德，见他离去觉得可惜，就请求文帝调他去补谒者的缺额。

张释之朝见文帝后，趁机上前陈述一些于国有利的事宜。文帝说：“要讲得浅近平易些，不要高谈阔论，但求在目前可以行得通的。”于是张释之讲了秦、汉两朝的历史事实，说明秦朝所以失败和汉朝所以兴起的原因。文帝十分赞赏，就任命他为谒者仆射。

一次，张释之随从文帝到上林苑游览。文帝登上老虎圈旁边的楼台看虎，就问陪同游览的校尉们，登记在簿册上的禽兽共有多少。一连问了十多个人，校尉们东张西望，全都答不出来。这时管理老虎圈的啬夫，便代他们回答了文帝的询问。他把这些禽兽的数目说得一清二楚，象要想表现自己能随口应对、百问百答的样子。文帝称赞说：“一个朝廷的官吏不就应当象这样吗？校尉们全不称职！”就命令张释之去任命那位啬夫做上林令。

张释之上前劝告说：“皇上觉得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文帝说：“是一位忠厚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是怎样的人？”文帝又说：“也是一位忠厚长者。”张释之于是说道：“皇上称赞绛侯、东阳侯是忠厚长者，可是他们两人在谈论政事时，有时也说不出话来。哪里象这位啬夫一样，喋喋不休，对答如流呢？而且秦朝因为任用刀笔吏出身的人，大家都以办事急切、会找岔子来争能显胜，他们的毛病就是只会做表面文章，丝毫没有同情百姓的实际行为，所以皇帝听不见自己的过失，国事一天天败坏下去，到了二世，天下就土崩瓦解了。现在皇上仅仅由于啬夫能说会道就越级提升他，我恐怕天下的人会一窝风地争着夸夸其谈，不讲求实际了。而且下面受上而的同化，比影子伴随形体、回响伴随声音还要快，任免官吏不可不详细考察啊。”文帝听了，说声：“对。”就撤销了对啬夫的任命。

游览完毕，文帝上车回宫，叫张释之跟他同车。车子慢慢前进，一路上文帝问他秦朝政治上的弊病，张释之都一一如实回答。回到宫中，文帝就任命他为公车令。

不久，皇太子和梁孝王同车上朝。他们到了司马门，还不下车，张释之于是追上去加以制止，不让他们进宫门。并且上了一本奏章，弹劾他们到司马门不下车，犯了“不敬”的罪名。薄太后知道了这事，便问文帝，文帝只得脱下帽子谢罪说：“这是我教导

儿子不严。”薄太后派使者传达自己的旨意，赦去太子和梁孝王的罪，然后他们才得进入殿门。文帝从此很器重张释之，就任命他为中大夫。

不久，张释之便做到了中郎将。一次，他随从文帝出行到霸陵，文帝站在北面边头眺望。这时慎夫人陪在身边，她本是邯郸人，文帝指着去新丰的大路给她看说：“这就是一直往邯郸去的道路啊。”便叫慎夫人弹瑟，自己和着瑟声歌唱，情调凄凉感伤，回头对随从的臣子们说：“唉！拿北山出产的美石做椁，把纒麻切成丝絮，用漆胶牢椁的缝口，谁还动得了里面的棺柩呢？”侍从们都说：“对。”张释之上前说：“假如棺柩里有引诱人的殉葬宝器，就是把它封闭在南山里，还有孔缝可以钻进去；假如其中没有引诱人的东西，虽然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值得担忧呢？”文帝认为说得不错。后来又任命张释之为廷尉。

过了不久，文帝出行，路经中渭桥，忽然有一人从桥下钻出来，把皇帝驾车的马吓了一跳。于是派警卫骑士把那人逮捕起来，交给廷尉法办，由张释之亲自审讯。那人供称：“从外县来到长安，听见御驾经过、禁止通行的命令，就躲在桥下。等了好久，以为皇帝已经过去了；可是钻出来之后，看见车马正在经过，就只好奔逃了。”张释之呈上判决书：“这人违反行人回避的禁令，处罚罚金。”文帝发怒说：“这人亲身惊吓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性子温和，假如是另一匹性子暴躁的，不就翻车跌伤了我么？可

苏武牧羊

苏武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爱国人物。他出使匈奴，被扣押十九年，受尽折磨，宁死不屈，始终尽忠于祖国；特别是当那些叛徒败类来对他诱降时，更表现出他那大义凛然的严正态度。因此，他的品质，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尊敬。许多戏剧、歌曲和图画，也把“苏武牧羊”的故事，作为爱国主义的题材，向广大人民进行教育。

班固在本篇中，一面着力地刻画出这位爱国者的英雄形象，一面描写了反面人物李陵的丑恶面目。虽然班固没有对李陵作正面的批判，但他把两人的实际行为加以对比，就在客观上起了批判作用，使人感到美恶有别，是非分明，是《汉书》中写得最好的人物传记之一。

【原文】

武（苏武）字子卿，少以父任（汉代制度，二千石以上官员子弟得任命为郎），兄弟并为郎（皇帝的侍从官），稍（逐渐）迁至移（移 yí）中厩（救 jiù，马房名）监（管理官员）。时汉连伐胡（指匈奴），数（朔 shuò，多

次)通使相窥(亏 kuī,偷看)观。匈奴 (古代我国的北方民族) 留汉使郭吉 (元封元年〔前 110 年〕出使匈奴被扣)、路充国 (元封四年〔前 107 年〕出使匈奴被扣) 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 (dàng,抵偿)。天汉元年 (前 100 年。天汉,汉武帝年号),且鞮 (居低 jūdī) 侯单 (蝉 chán) 于 (匈奴乌维单于的兄弟。单于是匈奴君主的称号) 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 (杭 háng,长辈) 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 (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在位) 嘉 (嘉奖) 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 (掌管皇帝侍卫的武职,比将军低一级) 使持节 (旄节,使者所持的信物,由竹杆缀以旄牛尾而成) 送匈奴使留在汉者,因厚赂 (赠送) 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 (临时委派的使臣的随员) 常惠等,募士、斥候 (侦察兵) 百余人俱 (一同出发)。既至匈奴,置 (备办) 币遗 (位 wèi,赠送) 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方 (正要) 欲发使送武等,会 (恰好碰到) 缙 (沟 gōu) 王与长水虞常 (长水〔水名,在现在陕西省蓝田县西北〕胡人,已早投降匈奴) 等谋反匈奴中。缙王者,昆 (魂 hún) 邪王 (匈奴的一个亲王,据有现在甘肃省西北部,元狩二年〔前 121 年〕降汉) 姊子也,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 (浊 zhuó) 野侯 (即赵破奴,太初二

(没有光焰的微火)，覆武其(代词，指火坎)上，蹈(“搯”[掏 tāo]的假借字，轻敲)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恢复呼吸)。惠等哭，輿(抬着)归营。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逮捕)系(监禁)张胜。

武益(渐渐)愈，单于使使(使者)晓(通知)武，会(共同)论(判定罪名)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完毕)，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亲信大臣，卫律自称)，当(判处)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副使)有罪，当相坐(连带治罪)。”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向着)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迷 mí，满)山，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指为汉朝牺牲在匈奴。膏，滋润)，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武骂律曰：“汝(你)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汝为见？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使两国君主相战斗)，观祸败。……若(你)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律知武终不可胁，白(报告)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囚禁)武置大窖(叫 jiào, 地穴)中，绝不饮食。天雨(愈 yù, 下)雪，武卧，啮(聂 niè, 咬嚼)雪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喜 xǐ, 迁移)武北海(现在苏联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上无人处，使牧羝(低 dī, 公羊)，羝乳(生小羊)乃得归。别(隔离)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lǐn)食(公粮)不至，掘野鼠去(举 jǔ, 藏)草实而食之。杖(拄着)汉节牧羊，卧起操(执)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靛(乌坚 wūjiān)王弋(意 yì)射(打猎)海上。武能网(结网)纺缴(浊 zhuó, 系在箭尾的丝线)，檠(晴 qíng, 矫正弓弩的器具，这里作动词用)弓弩，於靛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盛酒、酪的坛子)穹(穷 qióng)庐(大帐篷)。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就是丁灵，匈奴族的一支)盗武牛羊，武复穷厄(困)。

初(当初)，武与李陵(李广的孙子，任骑都尉，天汉二年[前 99 年]带领五千士兵击匈奴，兵败投降)俱为侍中(侍从皇帝左右，备顾问)，武使匈奴明年(就是天汉二年)，陵降，不敢求(访)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

与子卿素厚（交情深厚），故使陵来说（说 shuì，劝告）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无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苏武的哥哥苏嘉）为奉车（奉车都尉，掌管皇帝车驾的武官），从至雍（春秋时秦国都城，在现在陕西省凤翔县南）械（育 yù）阳宫，扶辇（碾 niǎn，皇帝坐的车子）下除（门与屏风之间），触柱折辕（元 yuán，车杠子），劾（控告）大不敬，伏剑自刎（稳 wěn，割颈），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苏武的弟弟苏贤）从祠（祭祀）河东后土（指河东郡汾阴县〔现在山西省万荣县〕境的土地神祠），宦骑（计 jì，骑马侍卫皇帝的宦官）与黄门驸马（驸马都尉的属官，管理皇帝随从的车马）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逃跑），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捉到），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指苏武的母亲）已不幸（指死），陵送葬至阳陵（在现在陕西省咸阳市东）。子卿妇年少，闻已更（改）嫁矣。独有女弟（妹妹）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招 zhāo）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怛怛（心神不安）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囚禁犯罪大臣和他们家属的监狱），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必 bì）下（对皇帝的敬称）春秋（比喻年纪）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杀灭全家）者数十家，安危（祸福）不可知，子

卿尚复谁为(为谁)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不要再说什么)。”武曰:“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苏武父亲苏建官至右将军,封平陵侯。通侯,即彻侯,避武帝讳改。是侯爵中的最高一级),兄弟亲近(指任皇帝的侍从),常愿肝脑涂地(指粉身碎骨,报效国家)。今得杀身自效,虽蒙(受)斧钺(月 yuè,指新刑,钺是大斧)汤镬(货 huò,指烹刑,镬是没有足的大鼎),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

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一定)听陵言。”武曰:“自分(奋 fèn,料想)已死久矣!王(指李陵,陵在匈奴封右校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致)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愧 kuì)然(叹气的样子)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泪)下沾襟,与武决(分别)去。

陵恶(务 wù,羞愧)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欧 ōu)脱(边界)捕得云中(汉郡名,治所在现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生口(俘虏),言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称皇帝死)。”武闻之,南向号哭,呕血,旦夕临(哭死者)数月。

昭帝(武帝少子,名弗陵,前86—前74年在位)即

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和好通婚）。汉求武等，匈奴诡（欺诈）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看守人）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上林苑，在现在陕西省长安县西及周至、鄠〔户 hù〕县界，是皇帝游猎的场所）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依照）惠语以让（责问）单于。单于视左右（身边的侍从）而惊，谢（道歉）汉使曰：“武等实在。”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对朋友的敬称）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指史书，古代的书是写在竹板和布帛上的）所载，丹青（绘画的采色，这里指图画）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弩怯（低能懦弱），令（假令）汉且贯（世 shī，宽赦）陵罪，全（保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差不多）曹柯之盟（春秋时鲁将曹沫与齐国作战，三战三败，割地而和。前 681 年齐桓公与鲁庄公在柯邑〔在现在山东省阳谷县东北〕会盟，曹沫拿出宝剑，胁迫齐桓公退回了所侵占的鲁地），此陵宿昔（从前）之所不忘也。收族（捕杀全家）陵家，为世大戮（耻辱），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于卿知吾心耳。异域（外国）之人，壹别长绝（永不再见）！”陵起舞，歌曰：“径（穿过）万里兮渡沙漠，为君将兮奋（奋

战) 匈奴。路穷绝兮矢(箭)刃摧(折毁),士众灭兮名已隳(颓 tuí, 坠落)。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杭 háng),因与武决。单于召会武官属,前已降及物故(死去),凡(共计)随武还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前 81 年。始元,昭帝年号)春至京师。诏武奉(呈献)一太牢(一牛、一猪、一羊的祭品)谒(夜 yè, 拜见)武帝园(陵园)庙,拜为典属国(掌管国内民族事务的官),秩(官俸)中二千石(官秩名。二千石级中的最高一级,每月俸米一百八十斛[湖 hú]),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一百亩),宅一区(一所)。常惠、徐圣、赵终根(三人都是陪同苏武出使的随员)皆拜为中郎(皇帝的侍卫官),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归家,赐钱人十万,复(免除劳役)终身。常惠后至右将军(军衔名),封列侯(常惠后来因击匈奴功,封长罗侯),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年),始以强壮出,及还,须发尽白。

【译文】

苏武,字子卿,少年时候由于父亲职位的关系得到任命,兄弟三人都做了郎官,后来慢慢升迁到移中厩监。那时汉朝连年出兵抗击匈奴,双方都一再派出使者去窥探对方的动向。匈奴前后拘留了汉

朝的使臣郭吉、路充国等十多批人。匈奴派来的使臣，汉朝也把他们扣留起来作为抵偿。汉武帝天汉元年，匈奴且鞮侯单于刚即位，恐怕汉朝趁机袭击他，扬言说：“汉天子是我的长辈啊！”就把路充国他们一齐送回汉朝。武帝为了嘉奖他明白事理，就派苏武以中郎将的职衔，拿着旄节护送被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回国，顺便赠给且鞮侯单于一批丰厚的礼物，以答谢他的好意。苏武接受使命后，同副中郎将张胜、随员常惠以及卫士、侦察兵等一百多人，一同出发。到了匈奴之后，就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单于。单于却更加骄傲起来，完全不象汉朝所料想的那样。

单于正要打发使臣护送苏武一行人回国，恰逢匈奴国内发生了缙王和原来长水胡人虞常等人的谋反案件。缙王是匈奴昆邪王姐姐的儿子，元狩二年同昆邪王一道归降汉朝，后来随浞野侯赵破奴出击匈奴，打了败仗，又归服了匈奴。他们和汉朝叛臣卫律率领的那批被迫投降匈奴的汉朝士兵暗中谋划，企图把单于的母亲阼氏绑架到汉朝去请功。这时正好苏武一行人到了匈奴。虞常本来是汉臣，没有投降匈奴以前一向和副使张胜熟识，就私下拜访张胜说：“听说皇上十分痛恨卫律，我能替他吧卫律暗杀掉。不过我的母亲和弟弟都在大汉，希望能得到皇上的赏赐。”张胜满口答应下来，并送了些财物给虞常。

律用剑当场把虞常斩掉后，对张胜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亲信大臣，应判处死刑。不过单于下令招募投诚的人，如果投诚，就可免罪。”说罢，举起宝剑准备向张胜砍去，张胜连忙求降。卫律回头对苏武说：“副使犯罪，你应当连带治罪。”苏武说：“我本来不和他们同谋，又不是他们的亲属，怎么谈得上连带治罪？”卫律又举起宝剑向着他，苏武却一动也不动。卫律只得说：“苏君呀！我从前背弃汉朝归服匈奴，幸而受到单于的大恩，封我为王，拥有好几万人，羊马牲畜满山遍野，富贵到这般地步！您今天投降，明天就会象我一样。白白地让自己的血肉来滋润旷野，又有什么人知道呢？”苏武一声也不回答。卫律又说：“您要是听我的劝导投降过来，我愿意跟您做兄弟。如今不听我的话，今后虽然想要见我，那可办不到了！”苏武大骂卫律说：“你是大汉的臣子，竟忘恩负义，背叛了皇上和亲人，甘当外国的俘虏。象你这样的人，我要见你做什么？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裁决别人的死生，你不但不凭公主持正义，反而打算挑起两国君主大动刀兵，坐观成败！你明知我不会投降，不过想逼死我，以挑起两国互相攻战。要知道匈奴的大祸，就要从我的身上开始了。”

卫律知道苏武终究不可威胁，回去报告单于。单于却更加想要招降他，就把苏武禁闭在一个大地窖里面，不给他饭吃和水喝。恰碰到天下雪，苏武

躺在地窖里，嚼一口雪，和着毡毛，一口口地吞下去。这样一连过了好几天，居然没有饿死。匈奴以为苏武有神灵保佑，就把他流放到北海上没有人烟的地方，叫他放公羊，并说：到了公羊产了小羊，才准许回国。又把他的随员常惠等人隔离开来，分别安置在别的地方。

苏武到了北海之后，匈奴不运送粮食给他，就掘野鼠储藏的草子干果来充饥。每天拄着汉节放羊，不管睡觉起身都不离手，弄得节上的旄牛尾毛都脱落光了。过了五六年，单于的弟弟於阗王到北海来打猎，碰见了苏武。苏武能够结网、纺丝绳和矫正弓弩，於阗王很喜欢他，经常供给他衣服食物。过了三年多，於阗王得了病，怕苏武生活无着，送给他一批马匹牛羊、坛子和帐篷。后来於阗王死了，他的部属也迁移到别处。那年冬天，丁令族人偷走了苏武的牛羊，苏武又穷困窘迫起来。

当初，苏武和李陵同在汉朝做侍中。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战败投降了匈奴，他自觉惭愧，不敢去拜访苏武。过了很久，单于派李陵到北海上，特为苏武备办筵席，陈设舞乐。席间劝苏武说：“单于听说我跟您一向交情深厚，所以派我劝劝您。单于诚心诚意等待您归顺，看来始终不会让您回大汉的了。白白地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受罪，有谁知道您对朝廷的忠义呢？前些时候，您的大哥做奉车都尉，侍从皇上到雍城的棧阳宫去，在扶皇上的车子

从殿门至屏风时，不当心碰在柱头上，折断了车杠，被控告犯了大不敬的罪，逼得用剑自杀，结果只赏了二百万安葬费。您的弟弟孺卿侍从皇上到河东郡祭祀土地神，一位骑马的宦官和黄门驸马抢着上船，把黄门驸马推落河里淹死，那个宦官畏罪逃亡，皇上命令您的弟弟追踪缉拿归案，没有捕获，吓得服毒自杀。我离开朝廷前，太夫人已去世，我亲自送丧到阳陵安葬。您的妻子年纪轻，听说已经改嫁了。府上只剩下您的两个妹妹和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到现在又隔了十多年，是活是死也没有人知道了。人的一生象早晨的露水一样，很快就过去了，为什么老要这样自找苦吃呢？我刚投降的时候，自恨对不起大汉，加上母亲被囚禁在大牢里，痛心得心神不安，就象发狂了一般。您不愿意投降的心情，哪里比我当初更沉重呢？况且皇上年纪大了，法令没有个准，大臣们无罪而遭受灭族惨祸的，就有好几十家。是福是祸，谁也把不定。您到底还为谁尽忠守义呢？希望您听我的话，不要再说老一套了。”苏武说：“我们父子都没有什么功劳和德行，全靠皇上栽培，父亲做到将军，封一等侯爵；兄弟三人全是皇上的近臣。平时一直希望为朝廷抛头颅、洒热血。如今有了舍身报效的机会，就是挨刀斧、下汤锅，也是甘心乐意的。臣子对待君主，就象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儿子为父亲牺牲，是不会有什麼遗憾的，希望您不要再说下去了。”

李陵同苏武喝了几天酒，又说：“子卿！您一定要听我的话才好。”苏武说：“我料想自己早就该死的了。大王定要我投降，请让我跟您高高兴兴地喝完了今天这杯酒，就死在您的面前。”李陵看见苏武这样忠诚，长叹一声说：“唉！真是忠义之士！我和卫律是罪恶滔天的了。”因而感伤得眼泪沾湿了衣襟，和苏武告别面去。

李陵不好意思自己送礼物给苏武，叫妻子出面赠给苏武几十头牛羊。后来李陵又到北海上，告诉苏武：“边界上捕获一个云中郡的汉人，说太守以下的官民全都穿素服，据说是皇上去世了。”苏武听了，向着南方大哭，吐出血来，早晚哀临，一直继续了好几个月。

昭帝即位几年以后，匈奴同汉朝和好通婚。汉朝派使臣去要求放还苏武等人。匈奴欺骗汉使，说苏武已经死了。后来汉朝又派使臣到匈奴，常惠请求看守他的人一同出去，当夜见到汉使，就把他们自己的情形详细陈述了一遍，并教汉使对单于说，天子在上林苑中打猎，射得一只雁，足上系有一封写在绢帛上的信，说苏武他们在某某大泽中。汉使知道了苏武的确息，十分高兴，就依照常惠的话去责问单于。单于看着周围的人，感到惊慌，只好向汉使道歉说：“苏武他们确实还在。”

李陵知道了这事，于是备办了酒席祝贺苏武说：“如今您回到祖国，不但在匈奴中威名远扬，对

汉朝更是功勋显著。即使古代史书所载和图画所画的功臣义士的事迹，又哪里比得过您呢！我李陵虽然怯懦无能，假使以前大汉暂且宽赦我的罪过，保全我的老母，使我有机会把忍辱投降所蓄积在心中的报国志愿实现，那末我差不多可以象曹沫在柯地会盟时，胁迫齐桓公归还鲁国的侵地那样，将功赎罪。这就是我当初早晚不忘的心愿啊！可是大汉把我的全家杀掉，使我在世上蒙受奇耻大辱，我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如今一切都完了，只不过让您知道我的心罢了。从此，我们是不同国度的人，这一分手就是永别了。”说罢，李陵站起来舞剑，歌唱道：“行军万里啊，把沙漠横渡；为天子统兵啊，奋战匈奴。进退无路啊，箭尽刀摧；全军覆没啊，声名又坠。老母已死，虽然想要报恩，何处可归？”歌罢，李陵禁不住泪流满面，就此和苏武告别。

于是单于把苏武带去的随从官员召集拢来，除去已经投降和死掉的以外，随同苏武回国的共计九人。

苏武在始元六年春天回到京师。昭帝下诏叫他带着最隆重的祭品去拜见武帝的陵园祠庙，任命他为典属国，领中二千石的官俸，并赐钱二百万、公田二百亩、住宅一所。他的随从常惠、徐圣、赵终根三人都任命为中郎，每人赏赐素绸二百匹。其他六人年老不能做官，回家养老，每人赐钱十万，终身免除劳役。常惠后来做到右将军的官职，封长罗侯，另

霍光辅政

霍光是西汉时代的政治家。西汉在武帝时代不断对外用兵，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弄得农业生产衰退，户口减半，国家元气大伤。武帝死后，霍光辅助昭帝、宣帝，采取一些缓和剥削的措施，适当减轻农民的负担，使西汉又出现一个比较繁荣安定的局面。因此，霍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人物。班固在《昭帝纪·赞》中肯定了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措施，而在《霍光传》中则用“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概括出他所取得的成效。对他的功绩做了很高的评价。

在昭帝时代，霍光击败了政敌上官桀集团。昭帝死后，昌邑王刘贺的旧臣企图打倒霍光，霍光又击败了他们，并废去昌邑王，改立宣帝。终于独专朝政二十年，形成一个声势强大的霍氏家族。直到他死后，宣帝才敢过问朝政。从霍光的故事中，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封建官僚在争夺政权时手段的毒辣。

《汉书》中的《霍光传》包括两部分。前一部分记述霍光的生平事迹；后一部分记述霍光死后，霍氏家族因谋反而被杀的经过。这里选译的是前一部

分，并删去了霍光等向上官太后控告昌邑王罪状的奏章原文。

【原文】

霍光字子孟，驃骑将军（军衔名）去病（霍去病，汉武帝时名将，抗击匈奴有功）弟也。父仲孺，河东（汉郡名，治所在现在山西省夏县北）平阳（在现在山西省临汾县南）人也，以县吏给事（服役）平阳侯（曹寿，汉初功臣曹参的曾孙，武帝姐夫）家，与侍者（侍女）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仲孺吏毕（服役期满）归家，娶妇生光，因绝（隔绝）不相闻（互通音讯）。

久之，少儿女弟（妹妹）子夫得幸（宠爱）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在位），立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受宠信）。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仲孺，未及求问。会（刚好碰到）为驃骑将军击匈奴（古代我国的北方民族），道出（路过）河东，河东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郊（境界）迎，负弩（努nǔ，弓）矢（箭）先驱（在前开路），至平阳传舍（交通站设置的旅馆），遣吏迎霍仲孺。仲孺趋（驱qū，小跑）入拜谒（夜yè，请见），将军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就是子女）也。”仲孺扶服（同“俯伏”，趴在地上）叩

头，曰：“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去病大为仲孺买田宅奴婢而去。

还（回来），复过焉（于此，指平阳），乃将（匠 jiàng，带领）光西至长安（西汉京城，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时年十余岁，任光为郎（皇帝的侍从官），稍迁诸曹侍中（主管尚书各部事务的官。曹，部门）。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掌管皇帝车驾的武官）、光禄大夫（掌议论及顾问应对的官），出则奉车（侍奉车驾），入侍左右，出入禁闥（踏 tà，宫中的小门）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曾）有过，甚见亲信。

征和二年（前 91 年。征和，汉武帝的年号），卫太子（卫皇后之子卫太子据）为江充所败（江充因为和卫太子有仇，诬告他用邪术害武帝致病，太子发兵斩江充，自己也被迫自杀），而燕王旦（武帝第三子）、广陵王胥（武帝第四子）皆多过失。是时上年老，宠姬（妃子）钩弋（意 yì）赵婕妤（节余 jiéyú。钩弋，宫名；婕妤，宫中女官名）有男，上（皇上，指武帝）心欲以为嗣（继承人），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能负重大责任），可属（主 zhǔ，委托）社稷（国君祭祀的土、谷神，作为国家存在的象征）。上乃使黄门（官署名，负责皇帝的供应）画者（画师）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周武王死时，儿子成王还小，由周公辅政，背着成王接受诸侯的朝见）以赐光。

后元二年(前 87 年。后元,武帝年号)春,上游五柞(坐 zuò)宫(在现在陕西周至县东南),病笃(危),光涕泣(流泪)问曰:“如有不讳(不可避忌的事,指死去),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明白)前画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叩头)让曰:“臣不如金日磾(密低 mīdī,匈奴人,幼时在宫中养马,后为武帝重用,这时任光禄大夫)。”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最高军政长官),日磾为车骑将军(军衔名),及太仆(掌管皇帝的车马和马政)上官桀为左将军(军衔名),搜粟都尉(掌管军粮的长官)桑弘羊(武帝时著名的财政家)为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皆拜卧内(卧室)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称皇帝死),太子袭(继承)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刘弗陵,前 86—前 74 年在位)。帝年八岁,政事壹(一切)决于光。

先是,后元年(武帝后元元年,前 88 年),侍中仆射(夜 yè,侍中的首长。侍中,官名,侍从皇帝左右,备顾问)莽(马 mǎ)何罗(和江充是朋友,击杀卫太子时,他的弟弟通力战有功,封侯)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武帝后来知道太子受冤枉,杀江充家族和他的同党,莽何罗兄弟怕连坐,便谋反),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杀)之,功未录(酬偿)。武帝病,封玺(喜 xǐ)书(盖

了皇帝印的遗诏)曰：“帝崩，发书以从事（执行）。”
遗诏封金日磾为秬（杜 dù）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光为博陆侯，皆以（因）前捕反者功封。时卫尉（负责警卫宫门的长官）王莽（字稚叔，天水人，和西汉末年篡帝位的王莽是两人）子男忽侍中（在宫中供职），扬语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哪里有）遗诏封三子事！群儿（指霍光等）自相贵耳。”光闻之，切让（深深地责备）王莽，莽鸩（振 zhèn）杀（用毒酒杀害）忽。

光为人沉静详审，长才七尺三寸（指的是古代尺寸，比现在短），白皙（析 xī，皮肤白），疏（疏朗）眉目，美须（胡子）髯（脸两边的络腮胡子）。每出入下殿门，止（停留）进（指经过的路径）有常处，郎仆射（夜 yè，郎官的负责人）窃（暗中）识（记）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知）其风采（政治风度）。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保管凭证、玉玺的郎官），郎不肯授（交给）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认为他做得正确）。明日，诏增此郎秩（级别）二等。众庶（百姓）莫不多（赞许）光。

光与左将军桀结婚（结为儿女亲家）相亲。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配。桀因（请

托) 帝姊鄂邑盖主 (武帝长女, 昭帝是由她抚养大的, 封地在鄂县, 嫁盖侯王信之孙王受, 故名) 纳安女后宫为婕妤, 数月立为皇后。父安为骠骑将军, 封桑乐侯。光时休沐 (汉代制度, 大臣每隔五天有例假一天, 供休息、沐浴之用) 出, 桀辄入代光决事。桀父子既尊盛, 而德 (感恩) 长 (掌 zhǎng) 公主 (皇帝的姐姐, 指鄂邑盖主)。公主内行 (私生活) 不修 (不检点), 近幸河间 (现在属河北省) 丁外人 (外人是函谷关外人的意思)。桀、安欲为外人求封, 幸 (希望) 依国家故事 (旧例) 以列侯 (就是彻侯, 侯爵中的最高一级) 尚 (娶) 公主者, 光不许。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 欲令得召见, 又不许。长主大 (大大地) 以是怨光。而桀、安数 (朔 shuò, 多次) 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 亦惭。自先帝 (指武帝) 时, 桀已为九卿 (中央九部的长官), 位在光右 (上)。及父子并为将军, 有椒房 (皇后居住的殿, 在未央宫中) 中宫 (皇后的宫, 这里指皇后) 之重 (借重), 皇后亲安女 (上官安的亲生女), 光乃其外祖, 而顾 (反) 专制 (专断) 朝事, 由是与光争权。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 常怀怨望 (怨恨)。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 (创设) 酒榷 (雀 què, 酒类专卖) 盐铁 (指盐铁国营), 为国兴利, 伐 (夸耀) 其功, 欲为子弟得官, 亦怨恨光。于是盖主、上官

朝的第一代天子)，唯在所宜（合适，有利），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继承祭祀祖庙之权，指继承帝位）。”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杨敞）等，擢（油 zhuó，提拔）郎为九江（汉郡名，治所在现在安徽省寿县）太守，即日承（奉）皇太后（昭帝的上官皇后）诏，遣行（代理）大鸿臚（掌管外交、礼仪及接待少数民族的长官）事少府（掌管山海地泽税收，作为皇帝的给养）乐（月 yuè）成（姓史，是霍光的亲信）、宗正（皇族事务机关的首长）德（刘德，刘向的父亲，封阳城侯）、光禄大夫吉（丙吉，宣帝时的丞相）、中郎将（掌管皇帝侍卫的武职，比将军低一级）利汉（史不载他的姓氏）迎昌邑王贺。

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昭帝兄刘髡〔博 bó〕，武帝李夫人所生）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懣（闷 mèn，烦恼），独以问所亲故吏（老部下）大司农（掌管租税、钱谷和国家财政收支的长官）田延年（曾任霍光长史、河东太守，后因贪污案自杀）。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栋梁），审（察知）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商汤的贤相）相殷，废太甲（商汤的嫡长孙，即位后无道，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在现在山西省荣河镇附近〕，到他改正了过错，才迎接回去）以安宗庙（指国家），后世称其忠。将军

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

光乃引(推荐)延年给事中(一种外加的官衔，在殿中供职，备顾问应对和讨论政事)，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张汤的儿子)图计，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官秩名。二千石级中的最高一级，每月俸米一百八十斛[湖 hū])、大夫(掌管议论的官)、博士(学官)会(聚集)议未央宫(旧址在现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长安旧城内西南角)。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愕(俄 è)失色(面无人色)，莫敢发言，但唯唯(尾 wěi，表示同意的声音)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抚)剑，曰：“先帝(指武帝)属将军以幼孤，寄(托)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指汉家天下)也。今群下鼎沸(鼎中翻滚的开水，比喻动荡不安)，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世 shì，死后按照生前行事所立的号)常为‘孝’者(都有一个“孝”字的原因)，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受享祭)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转动脚跟，比喻迅速)。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田延年任大司农，为九卿之一，故称)责光是也。天下汹汹(纷扰不安的样子)不安，光当受难(nàn，贲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百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光即与群臣俱见白(报告)太后,具(详细)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情由)。皇太后乃车驾幸(到达)未央承明殿(在未央宫内,是皇帝接待士人的地方),诏诸禁门毋(不)纳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碾 niǎn,皇帝坐的车子)欲归温室(在未央宫北),中黄门宦者(在宫中服役的宦官)各持门扇(门户),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纳昌邑群臣。”王曰:“徐之(慢一点),何乃惊人如是!”光使(派人)尽驱出昌邑群臣,置(拘留)金马门(未央宫官门,因宫前有铜马,故名)外。车骑将军安世将(匠 jiàng,带领)羽林骑收(逮捕)缚(捆绑)二百余人,皆送廷尉(最高司法长官)诏狱(特种监狱,关押由皇帝下令逮捕的犯人)。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应作“中常侍”,也是一种加官,出入宫廷,侍从皇帝)守王。光敕(斥 chì,指令)左右:“谨宿卫,猝(醋 cù,忽然)有物故(死亡)自裁(自杀),令我负(对不住)天下,有杀主名。”

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拘禁)之乎?”顷之(一会儿),有太后诏召王。王闻召,意(心里)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披)珠襦(如 rú,珍宝串缀成的短服),盛服坐武帐(皇帝坐朝时

用的帷幕，内中陈列兵器以示威严)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武器)，期门(官名，负责皇帝的保卫工作)武士陛(必 bì)戟(手执武器在殿阶下护卫)，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不可以承天序(指帝位)，奉(祭祀)祖宗庙，子万姓(作百姓的父母)，当废。

皇太后诏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诤(敢于直言)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拴玉玺的绸带)，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戇(杠 gàng)不任汉事。”起就(坐上)乘舆(皇帝的车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邸 dī，昌邑王在京师的官舍)，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弩(劣马，比喻低能)怯(窃 qiè，懦弱)，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永远)不复见左右(对昌邑王的代称)。”光涕泣而去。

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丙 bǐng，弃置)于远方，不及以政(不使参与政治)，请徙(喜 xǐ，流放)王贺汉中房陵县(现属湖北省)。”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本是皇帝赐给侯王京城附近供祭祀前斋戒沐浴之用的采地，后世泛指封地)二千户。昌邑

群臣坐无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提出监狱押赴刑场），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祸害）。”

光坐庭（掖庭，宫殿的旁边屋子）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就是宣帝刘病已，出生不久，因卫太子事件下狱，为丙吉所救，得不死）在民间，咸称述（称道）焉。光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礼》（古代讲述礼仪的一部儒家经典）曰：‘人道亲（亲爱）亲（亲人）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同族）。’大宗（嫡系长房）无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掖庭署，管理宫女的机关）养视（抚养照看。卫太子事件过后，武帝后悔，特令掖庭抚养太子的孙子），至今年十八，师受（从师受业）《诗》（古代儒家经典之一，是一部诗歌选集）、《论语》（古代儒家经典之一，纪录孔子的言行）、《孝经》（论述封建道德和宣传宗法思想的一部书），躬（亲身）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

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在长安城南面），洗沐赐御衣（皇帝的服装），太仆以轸（灵 líng）猎车（轻便小车）迎曾孙就斋（斋戒，参加大典前清洁

接，就跪下说：“我没有早些知道自己是大人的骨血啊！”霍仲孺伏在地上叩头，说：“我这条老命居然能够依靠您，真是老天爷的力量！”霍去病替霍仲孺购置了许多田地房屋奴婢，然后离去。

霍去病抗击匈奴回来，又从平阳经过，就带了霍光往西来到长安。那时霍光只有十多岁，武帝任命他为郎官，慢慢地升迁为侍中，负责掌管尚书下面各部事务。霍去病死后，霍光做奉车都尉兼光禄大夫，武帝出行时就侍奉车驾，回宫后就在身边侍候，出入宫中二十多年，小心谨慎，从没有做过错事，很得武帝信任。

征和二年，卫太子据受江充诬陷，被迫自杀，三子燕王旦、四子广陵王胥，又都有很多过失，不能继承皇位。这时武帝年纪已经老了，爱姬钩弋宫赵婕妤有个儿子，武帝心想立他为继承人，命令一位大臣辅助他。遍察群臣，只有霍光能够担当重任，可以把国家托付给他。于是武帝叫黄门署的画师，绘了一幅周公背着成王接受诸侯朝见的画送给霍光。

后元二年春天，武帝到五柞宫游玩，病情突然沉重起来，霍光流着泪问道：“如有三长两短，谁应当是帝位继承人呢？”武帝说：“您没有明白我前次送那幅画给您的用意吗？立我的小儿子，您就象周公一样护理国政。”霍光叩头推让说：“我比不上金日磾。”金日磾本是匈奴人，也推让说：“我是外国

人，比不上霍光。”武帝于是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都在武帝卧室内御榻前下拜，接受遗诏，辅佐年幼的新君。第二天武帝就去世了，太子继承皇帝尊号，就是后来的孝昭皇帝。昭帝这时只有八岁，国家大事一概由霍光裁决。

当初，在后元元年时，侍中仆射莽何罗和兄弟重合侯通串同谋反，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共同杀了他们，没有论功行赏。武帝病时，写了一道诏令，盖上玉玺封好后，说：“我死后，拆开玺书，依照诏令行事。”原来为了奖赏他们扑灭莽何罗兄弟叛乱的功劳，遗诏封金日磾为秭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那时卫尉王莽的儿子王忽在宫中供职，向外扬言说：“皇上临终时，我常在他身边，哪里有遗诏封他们三人的事情！不过是这一伙小子们互相串通，自封高官厚爵罢了。”霍光听到了，狠狠地责备王莽，逼得王莽用鸩酒毒死了王忽。

霍光为人沉着精细，身材只有七尺三寸，皮肤白净，眉目清秀，胡须美好。每次进出殿门，不论站和走都有一定的方位。郎仆射暗中观察，把它记牢，每次都是一样，一寸也不差。他的生性就是这样的谨严不苟。刚辅助昭帝时，一切政令都由霍光自己颁发，那时天下百姓都仰望他的政治风度。有一天夜晚，宫殿里曾经发生怪异，大臣们惊扰不安，霍光

怕发生变故，把保管玉玺的尚符玺郎叫来，要收取他的玉玺。尚符玺郎不肯交给霍光，霍光想去夺取，尚符玺郎手执宝剑说道：“我的脑袋可以给你，玉玺却不能给你啊。”霍光认为他做得很对，第二天就下诏令一连提升这人两级。因此大家没有不称赞霍光的。

霍光跟左将军上官桀结为儿女亲家，彼此很亲近。他的大女儿嫁给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生下一个女儿和昭帝年纪相仿。上官桀就托昭帝姐姐鄂邑盖主把自己的孙女收进后宫，封为婕妤，没有几个月就立为皇后。上官安因此做了骠骑将军，封桑乐侯。每逢霍光例假出宫休息，上官桀就进宫代他处理政事。上官桀父子依靠鄂邑盖主取得高官显爵之后，很感激她的恩德。那时鄂邑盖主私生活很不检点，和河间人丁外人相好，上官桀父子想替丁外人要求封爵，希望依照娶公主为妻的可以封为列侯的制度，也封丁外人为列侯，霍光没有答应。后来又请求任命丁外人为光禄大夫，使他能够有机会得到召见，霍光也没有答应。鄂邑盖主因此对霍光大为不满。上官桀父子一再为丁外人求封没有达到目的，也感到惭愧。本来在武帝时，上官桀已经做到九卿的要职，地位在霍光之上，等到父子都做丁将军，宫中又有皇后可以借重——皇后是上官安的亲生女儿，霍光只是她的外祖父，反而独揽朝政，因此就和霍光争起权来。

燕王旦自以为是昭帝的哥哥，未能继承帝位，常常心怀不满。还有御史大夫桑弘羊因为创设酒类专卖、盐铁国营等政策，替朝廷开辟了财源，夸耀自己有功，想为子弟请求官爵没有如愿，也怨恨霍光。于是鄂邑盖主、上官桀父亲和桑弘羊一齐与燕王旦串通，假派一人做燕王的使者给皇帝上奏章，说“霍光出外检阅操练禁卫军官兵时，沿途下令戒严，断绝交通，预先派遣皇上的膳食官去给自己准备饮食”。又说“苏武从前出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投降，回国后不过封为典属国，可是大将军的长史杨敞，没有功劳，却被任为搜粟都尉。又擅自选调人员增加大将军府校尉的名额。霍光专断朝政，为所欲为，疑心他另有阴谋。我愿意交还封国的符信玉玺，回京到宫中侍卫，留心考察奸臣变乱的形迹。”侦候霍光出宫休假的日子就呈奏上去。上官桀打算趁自己代替霍光处理政务的机会，将奏章发交主管官员审理，那时桑弘羊就同其他大臣把这作为把柄，迫使霍光退位。不料奏章呈上去后，昭帝将它压了下来，不肯批交大臣议处。

第二天早晨，霍光知道了这事，就停留在御殿附近的画室里，不进殿去。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左将军上官桀回答说：“因为燕王揭发了他的罪状，所以不敢进来。”昭帝于是下诏召霍光上殿。霍光进去后，脱下官帽叩头谢罪。昭帝说：“您把帽子戴上。我知道这封奏书是假的，您没有罪。”霍光

说：“皇上怎么知道是假的？”昭帝说：“您去广明亭检阅操练禁卫军是近日的的事情，选调校尉的事，到现在还不满十天，燕王怎么就会知道？而且即使您想要谋反，也不需要增加校尉。”这时昭帝才十四岁，在场的尚书和侍从官员都敬佩他判断英明。那位上奏章的人，果然闻风逃跑了。昭帝下令限期缉捕归案。上官桀等害怕起来，就对昭帝说那是小事情，不值得追究，昭帝却不肯罢休。

后来上官桀一党有进言毁谤霍光的，昭帝即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特地嘱托他来辅助我的，有敢说大将军坏话的，就办他的罪。”从此以后上官桀他们不敢再说什么，便暗中商量，叫鄂邑盖主出面请霍光饮酒，埋伏下武士，打算在席间杀害他，就此废掉昭帝，迎接燕王回京立为皇帝。不料阴谋给发觉了，霍光于是把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和他们的宗族全杀光。燕王旦和鄂邑盖主都自杀。从此，霍光的声威更是震动天下。昭帝成年之后，始终把国事委托给他，直到昭帝去世，共十三年，百姓富裕，四方外族都归顺臣服。

元平元年，昭帝去世，没有子嗣。那时武帝的六个儿子只有广陵王胥还在。大臣们在讨论立谁为皇帝的时候，都主张立广陵王。广陵王本来就因为行为荒唐，武帝才没有立他为继承人。霍光听了大臣们的主张，心里很不安。这时有位郎官上书说：“周太王废去长子太伯立王季，周文王舍弃太子伯

邑考立武王，可见只要做得合适，对国家有利，就是废长立少也是可以的。象广陵王这样的人，不可以继承祖宗的基业。”这话正合霍光的心意，他就把这封奏章给丞相杨敞他们传看，并提拔那位郎官做九江郡太守。当天就奉了皇太后的诏令，派代理大鸿胪职务的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和中郎将利汉等四人去迎接昌邑王贺来京师。

昌邑王贺是武帝的孙儿、昌邑哀王的儿子。到京师之后，即位为皇帝，行事荒淫无道。霍光感到很烦恼，就单独去找自己亲信的老部下大司农田延年商量。田延年说：“您是国家的栋梁，既然察知这人不配做皇帝，怎么不报告太后，建议她另选贤德的人做皇帝呢？”霍光说：“我现在本想这么办，只知道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先例没有？”田延年说：“从前伊尹做殷朝丞相时，为了安定国家，曾经废弃过太甲，后代称赞他是忠臣。您将军假如能够这样办，也就是汉朝的伊尹了。”

霍光于是举荐田延年做给事中，在殿中供职，以便共商大计。等到私下与车骑将军张安世策划停当后，就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开会。霍光说：“昌邑王行为荒唐，恐怕会危害国家，大家看该怎么办？”大臣们听了，全楞住了，一个个面无人色，不敢发言，只是诺诺连声罢了。这时田延年上前一步，离开座位，按住剑说道：“先帝所以把幼主和国家托付给您，就是因为

发生自杀死亡情事，使我对不住天下，免不了承担杀害主上的恶名。”

昌邑王还不知道自己应当被废，对左右的人说：“我手下的那批旧臣和随从官员，究竟得了什么罪，大将军怎么都把他们监禁起来？”过了一会儿，传出太后召见昌邑王的诏令。昌邑王听见被召，心里害怕起来，这才说：“我得了什么罪，却要召见我？”这时太后披上珍珠串缀成的短袄，穿上庄严华贵的礼服，坐在帟帐里，殿上护驾的几百人都手执武器，禁卫军拿着长戟，排成行列在殿阶下警卫。朝廷大臣按照品级依次上殿，然后命令昌邑王伏在殿前听诏令。霍光同各大臣于是连名参奏昌邑王，说他……不可以继承帝位，不配祭祀祖庙，没有资格做万民的父母，应当废弃。

皇太后听完大臣们的参奏，下诏令说：“准奏。”霍光便命令昌邑王起来行跪拜礼，接受诏令。昌邑王说：“我听说天子有敢于直言的臣子七人，虽然自己无道，也不至于抛掉天下。”霍光说：“皇太后已有诏令把你废了，哪里还算什么天子！”于是就抓住他的手，解下玉玺，呈交给皇太后，扶着他下殿，走出金马门。大臣们都跟随相送，昌邑王朝西向大家拱手，说：“我愚昧糊涂，担当不起汉家大事。”就起身坐上皇帝的副车。霍光陪送到昌邑王府里，临别向他表示歉意说：“大王的行为了自绝于天下，我们这班臣子懦弱无能，不能以死来报答你。我宁愿对

不住你，不愿对不住国家。希望大王自爱，我从此不能再来看你了。”霍光说罢，流着眼泪走了。

接着大臣们上奏章说：“古来被废弃放逐的人，都弃置在远方，不使他参预政事，请将昌邑王贺流放到汉中郡房陵县。”太后没有同意，下令叫他回到昌邑，赐给封地二千户。昌邑王群臣犯了辅导君主无方的罪，以致使昌邑王陷于邪恶，霍光把他们二百多人统统处死。提出监狱押赴刑场的时候，这批人在街市上大声哭喊说：“应该当机立断的时候，迟疑不决，结果反而吃了他的亏。”后悔没有及早除掉霍光。

霍光废了昌邑王之后，坐在厅堂里，召集丞相以下大臣商议，确定应当扶立的人：广陵王前次已经决定不用，还有燕王旦因为谋反自杀，他的儿子也不在考虑之内。武帝最亲近的后代，只有卫太子据的孙儿号“皇曾孙”的，流落在民间，老百姓都很称道他。霍光于是再同丞相杨敞等人上奏章说：“《礼记》上说，‘为人之道总是亲爱自己的亲人，所以才尊敬自己的祖先；因为尊敬自己的祖先，所以对同宗的人也应该尊敬。’嫡系的长房中没有后代，就该选择近支子孙中有才德的人做它的后代。武帝的曾孙病已，武帝在世时曾下令掖庭署给以抚养照顾，到现在已是十八岁了，从师学习过《诗经》、《论语》和《孝经》，生活俭朴，仁慈爱民，配得上做昭帝的继承人，祭祀祖庙，统率万民。臣等甘冒死罪，谨

以奏闻。”皇太后下诏说：“准奏。”

霍光于是派宗正刘德到长安城南尚冠里皇曾孙家，请他洗了澡，赐给一身皇帝的服装，由太仆用轻便小车迎接到宗正府斋戒，然后进未央宫朝见皇太后，封做阳武侯。过了不久，霍光奉上皇帝的玉玺，皇曾孙拜见过高帝陵庙后，正式即皇帝位，就是宣帝。第二年，宣帝下诏说：“表扬有德行的人、奖赏有大功的人，是古今一致的道理。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宿卫后宫，忠心耿耿，正直无私，阐扬君主的恩德，谨守节操，主持正义，使国家得以安定。现以河北、东武阳两县的一万七千户加封霍光。”连同原有封地共二万户。前后共赏赐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色绸缎三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匹，头等住宅一所。

自从昭帝时，霍光的儿子霍禹以及霍光哥哥的孙子霍云都做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外族归服的军队。霍光的两位女婿分别担任东西两宫卫尉，他兄弟辈的女婿、外孙也都有奉召参加朝会的特权，分别担任中央各部门大夫、骑都尉、给事中。霍光的亲戚族人结为一体，就象树根般地盘据在朝廷上，没有人动得了他们。

霍光从武帝后元时掌握朝政，直到宣帝即位，才把政权交还皇帝。可是宣帝谦让不肯接受，一切事情都先通过霍光，然后呈报皇帝。霍光每次去朝见，宣帝总是虚心庄重，非常谦虚有礼。

霍光执掌国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天病重，宣帝亲自去问候他的病情，难过得流泪。霍光上书谢恩说：“希望将自己侯国的封地分出三千户，封长兄的孙子奉车都尉霍山为列侯，来继承长兄骠骑将军霍去病的侯爵。”宣帝把这事批给丞相、御史大夫处理，当天封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右将军。

霍光死时，宣帝同皇太后都亲自去吊丧。

龚遂治渤海

龚遂是西汉时代著名的“循吏”，和黄霸齐名。所谓“循吏”就是遵理奉法的官吏，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清官”。从这篇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龚遂的政治思想有如下几点：一、他对封建王朝忠心耿耿，操守严谨，不计个人得失，反对阿谀奉承，对昌邑王的荒唐行为多方进行了规劝。二、对待农民起义，主张采取安抚政策，反对残酷镇压，指出农民之所以起义是由于饥寒交迫、官吏不加体恤的结果。三、提倡农副业，督促游手好闲的子弟“卖剑买牛”“卖刀买犊”，积极参加生产，力求家丰人足。历史上的“循吏”或多或少都具有类似龚遂的特点。不可否认，他们同一切封建官僚一样，都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同样起着维护和巩固封建政权的作用。但在封建社会还处于上升时期的西汉王朝，循吏所推行的政策，符合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人民，因此不能把他们与鱼肉人民、破坏社会生产力的贪官酷吏不加区别地一律看待。

【原文】

龚遂字少卿，山阳（汉郡名，治所在现在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武帝天汉四年〔前 97 年〕改为昌邑国）南平阳（汉县名，治所在现在山东省邹县）人也。以明经（指儒家的经典）为官，至昌邑郎中令（掌领宫殿门卫和侍从的高级官职），事王贺（汉武帝孙，昌邑王刘贺）。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刚强果断）有大节（对原则问题不妥协的节操），内谏争（正 zhèng，直言劝谏。争，通诤）于王，外责傅（太傅，辅导王的官）相（王国的行政长官，由朝廷任命，相当于太守），引经义，陈（述）祸福，至于涕（眼泪）泣（乞 qǐ，低声的哭），蹇蹇（简 jiǎn，忠直）亡（wú，通无）已。面刺（指责）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使人羞愧）。”及国中皆畏惮（畏惧）焉（之，代词，指龚遂）。王尝（曾经）久与驺（邹 zōu）奴（在车前引路喝道的奴仆）宰人（管理膳食的人）游戏饮食，赏赐亡度，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侍从国王的人）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古代国君祭祀的土、谷神，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危也！愿赐清闲竭（尽）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胶西王（刘卬〔昂 áng〕，刘邦的孙子，景帝前三年〔前 154 年〕参加吴楚七国的叛乱，兵败被杀）所以为无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胶西王有谏

(于 yú, 谄媚) 臣侯得, 王所为拟(比)于桀 (夏朝最后一个君主)、纣 (商朝最后一个君主, 相传二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也, 得以为尧、舜 (唐尧、虞舜, 两人都是传说中的贤君, 当是氏族社会部落联盟的领袖) 也。王说(月 yuè, 通悦, 喜欢) 其谄谀, 尝与寝处, 唯(独(信)) 得所言, 以至于是。今大王亲近群小, 渐渍(zì, 沾染) 邪恶所习, 存亡之机(关键), 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侍从官的通称) 通经术(儒家的学术) 有行义者与王起居, 坐则(即) 诵(朗读) 《诗》、《书》(都是儒家的经典, 相传为孔丘所编), 立则习礼容(礼节), 宜有益。”王许之。遂乃(于是) 选郎中(掌管车、骑、门卫的侍卫官) 张安 等十人侍王。居数日, 王皆逐去安等。久之, 宫中数有妖怪, 王以问遂, 遂以为有大忧, 宫室将空。会(恰逢) 昭帝 (刘弗陵, 武帝子, 前 86—前 74 年在位) 崩(称皇帝死), 亡子, 昌邑王贺 嗣(继承) 立, 官属皆征入。王相安乐 迁(调任) 长乐 (长乐宫, 在现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长安旧城内东南角) 卫尉 (负责警卫宫门的长官), 遂见安乐, 流涕谓曰: “王立为天子, 日益(更加) 骄溢, 谏之不复听, 今哀痛未_尽 (指为昭帝居丧服孝未完), 日与近臣(亲信) 饮食作乐, 斗虎豹, 召(聚集) 皮轩(顶上以赤皮为重盖的一种皮车), 车九流(上有九条飘带的大旗), 驱驰东西, 所为悖(背

bèi, 违背)道。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假装疯癫)恐知,身死为世戮(陆心,耻笑),奈何?君,陛下(对皇帝的敬称)故(先前)相,宜极(通“亟”,急速)谏争。”王即位二十七日,卒(终于)以淫乱废。吕邑群臣坐(由于)陷王于恶不道,皆诛,死者二百余人,唯遂与中尉(负责京师治安的武官)王阳以数谏争得减死,髡(坤 kūn, 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为城旦(古代一种服四年筑城劳役的刑罚)。

宣帝(刘询,前73—前49年在位)即位,久之,渤海(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河北省沧州市东南)左右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指官俸每月为二千石〔即一百二十斛〕一级的官吏,一般作为太守的代称)不能禽(擒)制。上(指宣帝)选能治者,丞相(国君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御史(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余,召见,形貌短小,宣帝望见,不副(符合)所闻,心内轻焉。谓遂曰:“渤海废乱,朕(皇帝的自称)甚忧之。君欲何以息其盗贼,以称(chèn, 适合)朕意?”遂对曰:“海濒(宾 bīn, 水边)遐远,不沾(感染)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体惜),故使陛下赤子(婴儿,借指百姓)盗弄陛下之兵于潢(黄 huáng)池(积水的池塘)中耳。今欲使臣胜之

趋田亩，秋冬课_(督促)收敛_(收庄稼)，益蓄果实菱芡_(芡实，又名鸡头)。劳来_(劝勉)循_(通巡)行，郡中皆有畜_(储)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

数年，上遣使者征_(召回)遂，议曹_(太守的属吏)王生愿从。功曹_(太守的重要助手，掌管人事，并过问一郡政务)以为王生素_(一向)耆_(世 shì，通“嗜”，爱好)酒，亡节度，不可使。遂不忍逆，从至京师_(首都)。王生日饮酒，不视太守。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后呼，曰：“明府_(对太守的敬称)且止，愿有所白_(陈述)。”遂还问其故，王生曰：“天子即_(假如)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问以治状_(情况)，遂对如王生言。天子说其有让，笑曰：“君安_(怎么)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_(是)臣议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_(三公九卿，朝廷各部门的主要大臣)，拜_(任命)为水衡都尉，议曹王生为水衡丞_(水衡都尉有五丞)，以褒显遂云_(语尾助词，无义)。水衡典_(主管)上林禁苑_(在现在陕西省长安县西及周至、鄠〔户 hù〕县界，是皇帝游猎的场所)，共张_(陈设。共，同供)宫馆，为宗庙_(古代国君或士大夫祭祀祖宗的处所)取牲_(供祭祀用的家畜)，官职亲近，上甚重之，以官寿卒_(死)。

【译文】

龚遂字少卿，是山阳郡南平阳县人。因通晓经术出去做官，做到昌邑国郎中令，服事昌邑王刘贺。刘贺的行为很不正当。龚遂为人忠厚，刚强果断，在大节上从不含糊，对内向国王直言劝谏，对外督责太傅、国相，总是引经据典，陈述祸福得失，直到流泪哭泣，忠心无比。他从不阿谀奉承，常常当面指出刘贺的不是，使得他听不下去，掩着耳朵起身走掉说：“郎中令真会使人羞愧。”刘贺和国中大臣没有一个不敬畏他的。

刘贺曾经与奴仆和膳食人员等吃喝玩乐，给他们的赏赐没完没了，龚遂进官劝谏，双膝跪地而行，泪流满面，低声哭泣，刘贺周围侍候的人都感动得落泪。刘贺问道：“郎中令为什么哭？”龚遂回答说：“我伤心国家危险啊！希望您抽出一点空闲时间，让我把自己愚昧的意见说完。”刘贺就叫周围的人避开，龚遂问道：“大王知道胶西王不干好事因而灭亡的事情吗？”刘贺说：“不知道。”龚遂便说：“胶西王有一个谄媚的臣子名叫侯得。胶西王的所作所为明明和夏桀、商纣一样，侯得却说与尧、舜相同。胶西王喜欢他善于奉承，经常和他同起居，专门听信他的妖言邪说，以致弄到身死国亡。如今大王亲近那批小人，渐渐会沾染上他们的恶习，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啊！请允许我在郎官中挑选一些精通儒术、品德高尚的人同大王一起生

活，坐时就一道读《诗》、《书》，立时就共同演习礼仪。这样，或许对大王有些帮助。”刘贺答应了。龚遂于是挑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候他。可是，过了没有几天，刘贺就把他们全都赶走了。

过了很久，宫中多次发生怪异现象，刘贺就问龚遂这是为什么。龚遂认为会有大的不幸事件发生，是宫室将要空虚的征兆。恰逢昭帝去世，没有儿子，由刘贺继承帝位，他手下的官员也都征调进京。相国安乐调任长乐宫卫尉，龚遂去见他，流着眼泪对他说：“大王立为天子以来，一天比一天骄傲自满，不再听别人的劝谏，如今还在服丧守孝，就天天同亲信臣僚饮酒作乐，不是斗虎豹，就是聚集皮车，车上插着九条飘带的大旗，到处乱跑，所作所为违背正道。古代法制宽厚，大臣见国君无道可以隐退，如今却不能辞职。想假装疯癫，辞官避祸，又怕被别人知道，一朝身死，为世人耻笑，这该怎么办呢？您过去是皇上的国相，应当直言规劝啊！”

刘贺即位刚二十七天，终因荒淫昏乱，为大臣们所废黜。从昌邑来的群臣犯了纵容国王陷于邪恶不道的罪行，统统处死，共达两百多人。只有龚遂和中尉王阳由于曾多次劝谏刘贺，尽到了一定的职责，减去死罪，处以髡刑，罚服四年筑城苦役。

刘贺被废黜后，宣帝即位。过了几年，渤海附近郡县闹灾荒，饥民纷纷起来造反，太守制服不了他们。宣帝想要选一位能够治理渤海的人。丞相和

御史大夫推荐龚遂，认为可用，宣帝就任命他做渤海太守。那时龚遂已经七十多岁了，宣帝召见时，望见他形貌矮小，与自己听到的不相符合，心里有点看不起他，就问他说：“渤海郡法纪废弛，饥民作乱，我非常担忧。您准备用什么办法来平息郡中盗贼，好让我放心？”龚遂回答说：“渤海远在海边，没有受过圣朝的教化，那儿的百姓饥寒交迫，而地方官吏又不加体恤，所以逼得皇上的子民盗了皇上的兵器在水塘中戏耍罢了，并非有心叛乱啊！如今不知是要我去镇压他们呢，抑或是去安抚他们呢？”宣帝听了龚遂的对答，非常高兴，回答道：“选用贤良，本来就是为了安抚百姓啊！”龚遂说：“我听说治乱民就象理乱绳一样，是急不来的啊。只有不要着急，然后才能治理。我请求丞相和御史大夫暂且不要用一般法令条文框住我，让我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处置。”宣帝同意了，额外赏赐黄金，派他赴任。

龚遂乘坐驿站的专车到达渤海郡界。郡中听说新太守到了，派出军队前往迎接。龚遂叫军队统统回去，随即发出公文指示所属各县：“把所有追捕盗贼的官吏一律撤回；凡是拿锄头镰刀等农具的全部算良民，官吏不得追究；只有拿兵器的才算盗贼。”然后不带随从，单独一人乘车到府，郡中一致拥护，成群结队的饥民也都纷纷解散。渤海还有不少结伙打劫和拦路抢夺的人，听了龚遂的教令，也都即时解散，扔掉兵器，改拿镰锄。盗贼于是全部平息，百

姓得到安居乐业。龚遂这才开仓救济贫民，挑选清廉的官吏安抚百姓，让他们各安生业。

龚遂眼看渤海地方风俗奢侈，喜欢工商业，轻视农耕，于是亲自带头厉行节俭，劝导百姓务农种桑，叫每人种一株榆树，百棵薺菜，五十棵葱，一畦韭菜；每家养二只母猪，五只鸡。如果发现百姓有带刀佩剑的，就要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说：“为什么把牛和犊佩在身上？”春夏两季劝百姓到田野耕作，到了秋冬就督促他们收割，还让家家户户多储果实、菱角、芡实之类。由于龚遂的巡视劝勉，郡中都有积蓄，官吏和百姓都殷实富厚。诉讼案件也没有了。

过了几年，宣帝派使者召回龚遂，议曹王生请求同去。功曹认为王生一向喝酒成癖，没有节制，不宜让他跟去。可是龚遂不忍心拒绝，就让他随从到京。王生到了京城，只管天天喝酒，从来不去看龚遂。一天，龚遂被召入宫，正逢王生喝得醉醺醺的，他跟在后面大声叫道：“明府暂且停一下，我有几句话要向您说。”龚遂回头问他喊什么。他说：“天子假如问您是怎样治理渤海的，您切不可多说什么，只宜对答说：‘全凭圣上的威德，不是我有什么能耐啊！’”龚遂接受了他的意见。

龚遂到了宣帝跟前，果然向他问起治理渤海的情形，他就按照王生的话作了回答。宣帝高兴他谦让有礼，笑着说：“您讲的这种忠厚长者的话，是从

哪儿学来的？”龚遂乘机上前一步说：“我并不知道应该这么说，是我的议曹王生告诫我的。”宣帝因为龚遂年事已高，不能担当公卿重任，就拜他做水衡都尉，议曹王生任水衡丞，用以表示对龚遂的褒奖和尊重。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负责宫庭馆阁的陈设，为宗庙祭祀提供牺牲，是一种亲近天子的官职。

龚遂很受宣帝器重，在任上寿终。

昆阳之战

公元17年，在现在的湖北、山东、河南一带，先后爆发了推翻王莽政权的农民大起义。后来南阳郡著名豪强刘縯、刘秀兄弟也乘机揭起反对王莽的旗帜，加入起义军，企图夺取政权，恢复刘氏的天下。公元23年，起义军攻下昆阳、定陵等县，进围重镇宛城。王莽派王邑、王寻率领大军四十二万，前往镇压。两军在昆阳决战。起义军在刘秀的正确指挥下，以劣势兵力击败了王莽军，成为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有名战例。

农民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所以取得胜利的基本原因，主要是王莽政权的一系列措施不但未能缓和西汉末年的阶级矛盾，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极其不得人心，他手下的士兵根本不愿意替他作战，所以一和起义军接触，即不战而溃。反之，刘秀虽然在农民起义军中是异己分子，但在当时反对王莽政权这一点上，却是与起义军的利益和愿望一致的，在起义军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部队的战斗力非常坚强，士兵无不以一当百，十分勇敢。另外，王莽军统帅骄傲轻敌，指挥错误，也是造成失败

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资治通鉴》记载，当刘秀带领敢死队向王莽军指挥部进攻时，王邑、王寻竟只出动一万人迎战，并错误地命令其他各军坚守营垒，不得出击。这样，王莽军便丧失了自己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相对地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在起义军方面，没有被敌军外表上的优势所吓倒，将领们异常坚定沉着；在战役进行中，首先避免和敌人决战，争取时间组织援军，然后抓住王寻、王邑轻敌的弱点，一举歼灭了敌军的指挥部，使整个敌军陷入瘫痪状态，并乘胜扩大战果，终于取得了胜利。

【原文】

更始元年（公元23年。更始，刘玄称帝的年号），正月甲子朔（初一），汉军（光武帝刘秀兄弟领导的反王莽的军队）复与甄（真zhēn）阜（王莽政权的南阳郡长官）、梁丘赐（南阳郡武将）战于泚水（水名，在现在河南省泌阳县南）西，大破之，斩阜、赐。伯升（刘秀长兄刘演〔演 yǎn〕的字）又破王莽纳言将军（军衔名）严尤（就是庄尤，因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秩宗将军（军衔名）陈茂于清（育 yù）阳（在现在河南省南阳市南），进围宛城（现在河南省南阳市）。二月辛巳（初一日），立刘圣公（刘玄，字圣公，光武的族兄，王莽末年参加平林军，号更始将军）为天子，以伯升为

驱诸猛兽虎、豹、犀(希 xī, 野牛)、象之属(类)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 未尝(不曾)有也。

光武将数千兵邀(堵击)之于阳关(村落名, 在现在河南省禹县西北)。诸将见寻、邑兵盛, 反走, 驰入昆阳, 皆惶怖, 忧念妻孥(奴 nú, 儿女), 欲散归诸城。光武议曰:“今兵谷既少, 而外寇强大, 并力御之, 功庶(差不多)可立; 如欲分散, 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攻下), 不能相救; 昆阳即破, 一日之间, 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同心协力), 共举功名, 反欲守妻子财物耶!”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会(刚巧碰到)候骑(计 jì, 侦探敌情的骑兵)还, 言:“大兵(指王莽的军队)且(将)至城北, 军阵(阵势)数百里, 不见其后。”诸将遽(据 jù, 慌忙)相谓曰:“更(再)请刘将军计之。”光武复为图画(策划)成败。诸将忧迫, 皆曰:“诺(樛 nuò, 应允的声音)。”时城中唯有八九千人, 光武乃使成国上公(封号)王凤(农民军新市兵的领袖, 拥戴刘玄为帝, 被封为成国上公)、廷尉大将军(军衔名)王常(农民军下江兵的领袖)留守, 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军衔名)宗佻、五威将军(军衔名)李轶(王莽地皇三年〔公元 22 年〕随光武兄弟起兵)等十三骑出城南门, 于外收兵

(调集兵员)。

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将近) 十万，光武几(机jī, 差一点)不得出。既至鄧、定陵，悉(全部)发诸营兵；而诸将贪惜财货，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脑袋)无余，何财物之有！”众乃从。

严尤说(说 shuì, 劝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冒称皇帝的人，指刘玄)在宛，亟(急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军衔名)围翟义(姓方，王莽执政时任东郡太守，后起兵反，王莽派兵镇压，翟义兵败自杀)坐(因为)不生得(活捉)以见责让(责备)，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耶(怎么说呢)！”遂围之数十重(重 chóng)，列营百数，云车(用以了望敌情的楼车)十余丈，瞰(看 kàn)临(从高处往下观看)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征 zhēng, 古代军用乐器，形似铜盘，打击发声)鼓之声闻数百里，或为地道，冲(陷阵的战车)棚(彭 péng, 攻城用的楼车)撞(原作“撞”，据《资治通鉴》改，冲击)城，积弩(硬弓)乱发，矢(史 shǐ, 箭)下如雨，城中负户(背着门板)而汲(取水)。王凤等乞(请求)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片刻)，意气甚逸(自得)。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云如坏山(山

崩)，当（正对着）营而陨（允 yǔn，坠下），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压伏（被压得趴在地上。上述两种现象，古人迷信看法，认为是损兵折将的预兆）。

六月己卯（初一日），光武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计 jì）千余前（充当先锋），去大军四五里而阵；寻、邑亦遣兵数千合（迎）战，光武奔之（冲向敌人），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胆小），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却（后退），诸部共乘（追击）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时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假派一人）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假装）堕其书，寻、邑得之不喜。

诸将既经累（一再）捷，胆气益壮，无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不怕牺牲的勇士）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主帅的司令部）。寻、邑阵乱，乘锐崩之（象山崩样的向敌军压去），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擂鼓呐喊）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败逃）者相腾（奔跑）践，奔殪（意 yì，死）百余里间。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灌），滎（至 zhì）川（今名沙河，源出河南省鲁山县，东流经昆阳城北入汝水）盛溢（满），虎豹皆股战（四肢发抖），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

当初，王莽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征聘全国六十三家懂得兵法的好几百人，一概任命为军官；选拔精壮作为禁卫军，广泛招募天下的勇士。出兵的时候，旌旗和运输军用品的车辆，接连千里。那时有位大力士名叫巨无霸，身高一丈，腰大十围，被任命为垒尉，负责守卫营垒。又赶着平日训练的虎、豹、野牛、大象一类的猛兽，在军前助威。自秦、汉两朝以来，从没有见过出兵规模这样盛大的。

这时光武率领几千人在阳关堵击王莽军。众将见王寻、王邑兵势盛大，转身逃走，跑回昆阳城里。大家都惊惶恐惧，担心家小安全，想要散掉，各自率部回原来的根据地去。光武对大伙说：“如今既然兵力薄弱，储粮不多，外面的敌军又十分强大；我们大家合力抵抗，还可以有成功的希望；如果想分兵散去，看来谁也保全不了。况且宛城还没有打下来，那边的军队也不能前来相救；昆阳城一旦被攻破，只消一天，我们就会全被消灭了。如今不同心同德，共同建立功名，反而想保住妻儿家财，这怎么行！”众将听了，都发怒说：“刘将军怎敢这等教训我们！”光武微笑地站了起来。这时恰巧侦察骑兵回来报告说：“敌人的大军快到城北了，队伍摆开了好几百里，简直望不到底。”众将慌忙对光武说：“还是请刘将军出个主意吧！”光武又把战事的胜败，向他们筹划了一番。大家因为形势急迫，忧虑得很，只好诺诺连声，表示同意。这时昆阳城里只有八九千人。光

武于是让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留下来守城，自己和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人，连夜骑马从南门出城，到外边调集援兵。

那时王莽军抵达昆阳城下的将近十万，光武差一点出不了城。他们到了郾城、定陵之后，就动员各地兵力全部增援昆阳。可是各地将领舍不得自己的财物，想分出部分兵力留守。光武说：“现在如果能够打败敌人，得到的珍宝不止万倍，我们的大事也就可以成功了；假如给他们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哪里还有什么财物！”大家这才答应了。

王莽大军到了昆阳城下，严尤向王邑献计说：“昆阳城虽然不大，却很坚固，如今假冒帝号的人在打宛城，我们大军神速向宛城挺进，他们必然败逃；宛城敌军一败，昆阳自然投降了。”王邑说：“从前我被任命为虎牙将军去围剿翟义，因为没有将他活捉，受到了责备。如今率领百万大军，碰上叛军占据的城池却攻打不下来，又怎么交代呢！”于是把昆阳城围了几十层，安下上百座营垒，架起十多丈高的云车，俯视城中动静，军旗遍野，尘土连天，擂鼓助战声，连几百里外也听得见。有的挖地道，有的用冲车、撞车攻城；成排的硬弓不断乱发，箭象下雨一般，城里的人只好顶着门板出来打水。王凤他们抵抗不住，请求投降。王邑、王寻自以为只须片刻即可破城，不肯答应，意气洋洋自得。不料这时却出现了一连串不吉利的象征：夜间有流星坠落到大营

里，白天又有云象山崩一般正对着大营坠下，直离地面不到一尺才散去，将士们都被压得伏在地上。

六月初一这天，光武就与各军一同推进。他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一千多人充当前锋，在离敌人大军四五里的地方摆开阵势。王寻、王邑也派出几千人迎战。光武奋勇冲杀，一连斩了几十名敌军。各部将领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日遇见小敌好象很胆小，如今碰上大敌反而勇敢起来，真奇怪啊！而且自己还充当先锋，我们大家来助您一臂之力吧！”光武再向前进攻，王寻、王邑军被逼退却，各部将士趁势追击，共斩杀了上千名敌军。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于是乘胜前进。这时刘縯已打下宛城三天，可是光武还不知道，却假装派人带了一封信去告诉城中守军，说“从宛城赶来的援军已经到达”，并叫那人故意把信落在敌军手里。王寻、王邑得到这封信大为扫兴。

众将接连打了几次胜仗之后，胆气愈来愈壮，真有以一当百的样子。光武于是带领敢死队三千人，从城西渡水，直冲敌人的中军指挥部。王寻、王邑军阵势大乱。光武军一鼓作气，直向敌军压去，当场击毙了王寻。这时城中守军也擂鼓呐喊冲杀出来，内外夹攻，喊杀之声震动天地。王莽军全线崩溃，残兵败将四散逃跑，互相践踏，百余里内死伤遍地。这时正逢狂风巨雷，屋上的瓦片都吹得乱飞，暴雨倾盆而下，潞川里的水也漫出来了，虎、豹全吓得

耿恭守疏勒

耿恭是东汉时代的一位边防将领。本篇主要记载他与当时的北方强敌匈奴奴隶主贵族政权在西域地区的一次战斗事迹。

西域在汉代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指现在甘肃玉门、阳关以西，中亚、西亚直到欧洲的广大地区。这里讲的是狭义西域，指我国现今的新疆一带地区。在那里当时存在着许多小国，号称“西域三十六国”。这些小国所处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匈奴如果控制了这一地区，就可以从西面包围侵扰汉朝；反之，汉朝如果争取到这些小国，就有利于保障西北边境的安全。因此，这一地区成为双方必争之地。西汉从武帝时代起，开始派张骞等人通西域，到宣帝时设置西域都护，总督西域各国，元帝时更设戊己校尉，实行屯田防守，终于完成了保障西北边境安全的战略任务。可是到王莽当政时，由于措施不当，中断了与西域的联系，匈奴又乘机控制西域各国。东汉王朝建立后，为了抗击匈奴的需要，于明帝永平十七年，任命耿恭为西域戊校尉，屯驻车师后王部。匈奴为了夺取车师，巩固对西域的控

制，以重兵围困耿恭。耿恭固守疏勒城，与匈奴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范曄在这篇传记中着力描写了耿恭在远离后方、敌强我弱、孤军无援的劣势条件下，与士兵同甘苦，共死生，克服种种困难，多次击退匈奴进攻的战斗精神；同时以饱满的激情歌颂了耿恭拒绝敌人诱降，终于胜利突围返回朝廷的崇高气节。耿恭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在当时就受到很高的推崇，被誉为“节过苏武”，“古今未有”。今天读来仍然是十分感人的。

【原文】

恭（耿恭）字伯宗，国（耿国，东汉开国功臣耿弇〔演 yǎn〕之子，对边防事务颇有见地，官做到大司农〔主管财政税收的最高长官〕）弟广之子也。少孤。慷慨（气概昂扬）多大略（远大的谋略），有将帅才。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永平，汉明帝刘庄的年号）冬，骑都尉（禁卫军的长官）刘张出击车师（西域国名，分为前后两部。前王居交河城〔在现在新疆吐鲁番西〕，后王居务涂谷〔在现在新疆吉木萨南山一带〕），请恭为司马（统军将领的主要助手，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与奉车都尉（掌管皇帝车驾的武官）窦固（东汉初年抗击匈奴的重要将领之一）及从弟（堂弟）驸马都尉（掌管皇帝副车的武官。驸马，即副马）秉（耿秉，因抗击匈奴功，封美阳侯）破

降之（代词，指车师）。始置西域都护（汉朝派驻西域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戊己校尉（汉朝派驻西域屯田区的最高长官），乃（于是）以恭为戊己校尉（应作戊校尉），屯（驻防）后王部（辖区）金蒲城（在现在新疆巴里坤湖附近），谒（夜 yè）者（替皇帝掌管传达的官）关宠为戊己校尉（应作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在现在新疆鄯善县西南），屯（垦区）各置数百人。恭至部，移（发出）檄（昔 xí，布告文书）乌孙（西域国名，起先在现在甘肃省敦煌、祁连间，后迁居现在新疆伊犁河流域上游地区），示（宣传）汉威德，大昆弥（乌孙君主的称号叫昆弥，有大小二昆弥）已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送还）宣帝（刘询，前73—前49年在位）时所赐公主博具（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昆弥猎骄靡做右夫人，赏赐很丰厚，宣帝时又赠送博具〔骰子和箸子一类的东西〕供消遣），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基 jī，带着）金帛，迎其侍子（诸侯或属国君主遣子进京服侍天子称侍子，实际是作人质）。

明年三月，北单（蝉 chán）于（匈奴自东汉光武帝时分裂为二部，南下归附汉朝的成为南匈奴，留居漠北的成为北匈奴。单于，匈奴君主的称号）遣左鹿蠡（里 lì）王（匈奴单于的同姓尊贵大臣，位次于左贤王，与右贤王、右鹿蠡王同称“四角”）二万骑（计 jì，骑兵）击车师。恭遣司马将（匠 jiàng，统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

奴骑多，皆为所殁（歼灭）。匈奴遂破杀后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登上）城搏战，以毒药傅（涂）矢（箭）。传语匈奴曰：“汉家（汉朝）箭神，其中（众 zhōng）疮（同创，伤口）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努 nǚ，发射力强大的弓）射之。虏（对敌人和外族的蔑称）中矢者，视创皆沸（肿烂），遂（于是）大惊。会（恰逢）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当在车师后部，不是疏勒国城）傍有涧（小溪）水可固（坚守），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来攻恭，恭募先登（先锋，敢死队）数千人直驰（冲锋）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堵塞）涧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扎 zhà，同榨，压取）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叹曰：“闻昔（从前）贰师将军（李广利，汉武帝宠姬李夫人的长兄）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不多久），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使人知道）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时焉耆（西域国名，都城在现在新疆焉耆县西南）、龟（丘 qiū）兹（西域国名，在现在新疆库车县一带）攻殁都护陈睦，北虏（北匈奴）亦围关宠于柳中。会

显宗（汉明帝刘庄，公元58—75年在位。显宗是他的庙号）崩（称皇帝死），救兵不至，车师复畔（叛变），与匈奴共攻恭。恭厉（激励）士众击走之。后王夫人先世（祖先）汉人，常私以虏情告恭，又给以粮饷。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古代战士护身的甲）弩，食其筋革（皮）。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复遣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白屋族的君长。白屋，北方五种外族之一，李善以为就是靺鞨〔末合 mōhé，古代散居在松花江、牡丹江及黑龙江下游一带的外族〕），妻以女子。”恭乃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至 zhì，烧烤）诸（之于）城上。虏官属望见，号哭而去。单于大怒，更益（增添）兵围恭，不能下。

初（起先），关宠上书求救，时肃宗（汉章帝刘炟，公元76—88年在位）新即位，乃诏（皇帝的命令）公卿（三公九卿，朝廷各部门的负责大臣）会议。司空（三公之一，相当于御史大夫〔最高监察长官〕）第五伦（曾任会稽和蜀郡太守，以清廉著称）以为不宜救。司徒（三公之一，相当于丞相〔最高行政长官〕）鲍昱（玉 yù，曾任汝南郡太守，官做到太尉〔最高军事长官〕）议曰：“今使人子危难之地，急而弃之，外则纵（放任）蛮夷（泛指外族）之暴，内则伤死难之臣。诚（假设）

司马，军吏范羌为共（县名，在现在河南省辉县）丞，余九人皆补羽林（羽林郎，皇帝的侍卫）。恭母先卒（死），及还，追行丧制，有诏使五官中郎将（中郎将的一种，也是掌管皇帝侍卫的武职）赙（基jī，赠送）牛酒释服（停止服孝）。

明年（建初二年〔公元77年〕），迁（调任）长水校尉（统率长水〔水名，在现在陕西省蓝田县西北〕胡骑的军官）。其秋，金城（汉郡名，治所在现在甘肃省兰州市西北）、陇西（汉郡名，治所在现在甘肃省临洮县南）羌（腔qiāng，我国古代西部的少数民族）反。恭上疏言方略（方针策略），诏召入问状。乃遣恭将五校（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都是卫戍京城的部队）士三千人，副车骑将军（军衔名）马防（马援的儿子，官做到光禄勋，封颍阳侯）讨西羌（东汉时定居在金城、陇西一带的羌族，因住地偏西，故称）。恭屯枹罕（在现在甘肃省临夏县西南），数与羌接战。明年秋，烧当羌（羌族的一支）降，防还京师（京城，首都），恭留击诸（众，那些）未服者，首（斩首）虏（俘虏）千余人，获牛羊四万余头，勒姐（紫zǐ）、烧何羌等十三种数万人，皆诣（意yì，到）恭降。初，恭出陇西，上言：“故（旧）安丰侯窦融（原是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敦煌、酒泉〕的首领，光武帝即位，融以五郡归汉，被任为凉州牧〔即刺史，巡视地方郡县的监察官〕）昔在西州（即

凉州，东汉治所在现在甘肃省清水县北），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鸿胪（即典客，掌管外交、礼仪和接待少数民族的长官）固，即其子孙（窦固是窦融的侄儿）。前击白山（永平十六年，窦固与耿秉、苗来、祭彤等分兵四路抗击匈奴，三路均无战果，只有窦固兵至天山，击溃匈奴呼衍王，斩首一千多，独有功。十七年，再出兵天山，击败车师。白山，即天山），功冠三军（全军）。宜奉（承受）大使（朝廷特派出巡的重臣），镇抚凉部（凉州刺史部，辖陇西郡及张掖属国等十二郡国）。令车骑将军防屯军汉阳（东汉郡名，治所在现在甘肃省甘谷县东南），以为威重。”由是大忤（违逆）子防。及防还，监营谒者（使者的别称）李谭承旨奏恭不忧军事，被（受）诏怨望（怨恨）。坐（定罪）征（召回）下狱，免官归本郡，卒（死）于家。

【译文】

耿恭字伯宗，是耿国的弟弟耿广的儿子。耿恭少年时候就死去了父亲。他气概昂扬，出谋划策多从大处着眼，具有将帅的才能。永平十七年冬天，骑都尉刘张奉命出兵车师，请耿恭担任司马，与奉车都尉窦固和堂弟驸马都尉耿秉等击破车师，迫使它投降了。朝廷这才开始设置西域都护，总督西域；设置戊己校尉，掌管屯田。于是任耿恭为戊校尉，驻

防车师前王领地金蒲城；谒者关宠为己校尉，驻防车师后王领地柳中城。屯田区各有士兵数百人。

耿恭一到驻地，就向乌孙国发出文告，宣扬汉朝的声威和仁德。乌孙国自君主大昆弥以下都人人喜欢，派使臣来贡献名马，还送来宣帝时赠给昆弥右夫人——公主刘细君的博具，表示愿意派遣王子到朝廷侍奉天子。耿恭于是派使者带了金钱和绸缎到乌孙国迎接侍子。

明年三月间，北匈奴单于派遣左鹿蠡王率领二万骑兵来攻打车师。耿恭派司马率领士兵三百人前往援救，在途中碰上匈奴的大队骑兵，众寡不敌，全军覆没。匈奴于是攻破后王驻地务涂谷，杀了后王安得，进而围攻金蒲城。耿恭登上城墙，亲自参加战斗。他在箭头上涂了毒药，传话给匈奴说：“汉家的是神箭，凡是给射中的，伤口一定不同寻常。”说完，就用发射力量强大的弓弩，把箭向敌人射去。匈奴士兵中箭的，一看伤口个个肿烂，于是大为惊惶。恰逢这天狂风暴雨，耿恭趁着雨势进攻，杀伤了大量敌人。匈奴大为震动，十分恐怖，互相说道：“汉兵象神一样，真是可怕啊！”于是解围而去。

耿恭因为疏勒城旁有条小溪，不缺饮水，可以固守，五月间，就率领部队据守疏勒城。到了七月，匈奴再来围攻耿恭。耿恭募集了几千名敢死队，直向敌军冲去，敌人骑兵纷纷溃散。匈奴于是在城下把溪水堵死，不让流进城中。耿恭就在城内打井取

水，可是一直打到十五丈深，仍不出水，官兵们口渴极了，只得从马粪中榨取汁液当饮料。耿恭为了稳定军心，抬头望天叹道：“听说从前贰师将军出兵大宛时，士卒乏水，他拔出佩刀向山刺去，泉水便飞涌而出。如今大汉仁德，有神明保佑，哪里会走投无路呢？”说完，就整顿一下衣冠，向井拜了两拜，为官兵们祈祷。过了一会儿，泉水果然就喷出来了，人人高兴得欢呼“万岁”。耿恭于是命令官兵向空中扬水，让敌人知道。这完全出乎匈奴意外，以为有神明帮助，便解围引兵而去。

这时，焉耆和龟兹攻破都护府，打死都护陈睦，北匈奴也把关宠围困在柳中城。恰逢明帝去世，朝廷没有派救兵去，车师又重新背叛，与匈奴一起围攻耿恭。耿恭勉励士兵奋勇战斗，把他们打走了。车师后王的夫人，祖先是汉人，经常暗中把敌人的情况告诉耿恭，又资助一些粮饷。坚持了几个月，粮食没有了，非常穷困，就把铠甲和弓上的牛筋、皮革都煮来吃了。耿恭与士兵们推诚相待，同甘苦，共死生，所以大家都没有二心。可是士兵逐渐死亡，只剩下几十个人。单于知道耿恭已处在困境中，一心想要他投降，又派使者去招降说：“你如果投降的话，就封你为白屋王，把女儿嫁给你做妻子。”耿恭便把使者骗到城墙上，亲手杀掉，将尸首放在城上烧烤。使者的随从官员在城下望见了，伤心得嚎啕大哭而去。单于大怒，更增添兵力围攻耿恭，但还是

没有打下来。

起初，关宠向朝廷上书，请求救兵。那时章帝刚即位，就下令大臣们开会讨论。司空第五伦认为不宜去救。司徒鲍昱提出异议说：“如今把人臣派到危险艰难的地方，在他们急迫的时候，朝廷却扔掉不管；这样，对外则是纵容蛮夷行凶作恶，对内则是让死难的臣民伤心。假令估计一下时局，以后不会再发生侵扰边境的事件，这样做是可以的；如果匈奴再来犯边，进行侵略，皇上又怎能激励将帅用命呢？并且耿恭、关宠两部的士兵，各只几十人，匈奴围攻了几十天也没有打下来，足见他们那支又小又弱的部队，是多么尽力啊！我看可以命令敦煌、酒泉两郡太守，各人率领精锐骑兵两千人，多带旗帜，急行军，赶去解救他们的危难。匈奴那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必定不敢抵敌，四十日之内，就足够返回塞内了。”

章帝同意了鲍昱的意见。于是派遣征西将军耿秉驻防酒泉，代理太守职务；派遣秦彭同谒者王蒙、皇甫援征调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和鄯善国士兵，合计七千多人，于建初元年正月在柳中城会合，还击车师。汉兵攻破交河城，斩杀敌人三千八百，俘虏人口三千多，骆驼、驴、马、牛、羊三万七千头。北匈奴惊惶逃走，车师又归服了汉朝。

这时，适逢关宠已死，王蒙等人听到这个消息，便打算率领部队回朝。起先，耿恭派军吏范羌到敦

焯领取士兵的寒衣，这时他就随同王蒙的部队一道出塞。范羌再三请求去迎接耿恭，可是那些将领没有一位敢前去的，就分二千人马给范羌，要他从天山北路去迎接耿恭。路上遇着大雪，厚达一丈多，范羌他们勉强到达了疏勒城。城中夜里听见兵马喧嚣声，以为匈奴来了，大为惊恐。范羌在远处大声喊道：“我是范羌啊！朝廷派兵迎接耿校尉来了。”城中士兵听见了，都欢呼“万岁”。这才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去。大家互相拉着手，激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第二天，耿恭等就随同众人起程回朝。匈奴派兵追击，耿恭他们边战边走。官兵们本来就因饥饿、疲困，身体十分虚弱，从疏勒城出发时还有二十六人，沿途不断死亡，三月间到达玉门关时，只剩下十三人。大家衣服破烂，鞋子磨穿，面黄瘠瘦。中郎将郑众让耿恭以下所有官兵洗过澡，更换了服装。他给朝廷上奏章说：“耿恭凭单薄的兵力坚守孤城，当匈奴的要冲，面对几万敌军的攻击，累月连年，心思用尽，力量耗光。从山上打井取水，煮弓弩当粮，抱着万死而无一生的决心，前后杀伤敌军数以千百计，终于忠勇双全，没有给国家丢丑。耿恭的节义，真是古今不曾有过的，应当授给他显要的爵位，用来勉励将帅。”等到耿恭到了洛阳，鲍昱上书说他气节超过苏武，应该授予爵位，给以奖赏。朝廷于是任命耿恭为骑都尉，耿恭的司马石修为洛阳市丞，张

【原文】

冀（梁冀）字伯卓。为人鸷（冤 yuān）肩（两肩上耸。鸷，老鹰）豺目（两目上竖），洞精（眼睛眶凹。精，通睛）眈眈（倘免 tāngmiǎn，茫然直视），口吟舌言（说话含糊不清），裁（才）能书计。少为贵戚（外戚，皇帝的母族或妻族），逸游自恣（任意放纵）。性嗜酒，能挽满（把弓拉满，指射箭）、弹棋（两人对局的一种博戏，每人六棋，轮流先弹）、格五（又称纂〔赛 sài〕，古代的一种博戏，用棋子十二枚，两人同玩。纂分塞、白、乘、五四采，至五即格，不得行，故名）、六博（也是古代的一种博戏。投六箸，行六棋，故名）、蹴鞠（中国古代的一种踢球运动）、意钱（猜度预藏的钱数，也叫摊钱）之戏，又好（耗 hào，喜爱）臂鹰走狗，骋马斗鸡。初为黄门侍郎（皇帝的侍从官），转（迁调）侍中（一种外加的官衔，出入宫廷，侍从皇帝左右），虎贲（奔 bēn）中郎将（统率虎贲郎〔皇帝微服出行时的护卫〕的侍卫武职），越骑、步兵校尉（与后面的屯骑、长水校尉都是专掌特种部队的将领，负责卫戍京城），执金吾（又称中尉，负责京师治安的武官）。

永和元年（公元 136 年。永和，汉顺帝年号之一），拜（任命）河南（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河南省洛阳市）尹（汉代称京城地区的行政长官）。冀居职暴恣，多非法，父商（梁商，女为顺帝皇后，官至大将军）所亲客洛

阳(现属河南省,东汉的京城)令(市县的长官)吕放,颇(略微)与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让(责备)冀,冀即遣人于道刺杀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于放之怨仇(仇家),请以放弟禹为洛阳令,使捕之,尽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

商薨(轰 hōng, 死)未及葬,顺帝(刘保,公元126—144年在位)乃拜冀为大将军(将军的最高称号,实为最高军政长官),弟侍中不疑为河南尹。

及帝崩(称皇帝死),冲帝(刘炳)始在襁褓(负婴儿的背裙。冲帝即位时才两岁),太后临朝,诏(皇帝的命令)冀与太傅(辅导太子的官)赵峻、太尉(主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李固参录(共同负责)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事。冀虽辞不肯当,而侈暴滋(更加)甚。

冲帝又崩,冀立质帝(刘缵,即位时刚八岁)。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注视)冀曰:“此跋扈(专横暴戾)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于是)令左右进鸩(朕 zhèn, 毒药)加煮饼(汤饼),帝即日崩。

复立桓帝(刘志,公元147--167年在位),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乔(梁冀毒死质帝后,李固、杜乔等主张立清河王刘蒜,梁冀决策拥立年刚十五岁的蠡[里]吾侯刘志,即桓帝。桓帝即位不久,清河人刘文等谋立刘蒜

为帝，事败被杀。梁冀因诬李固、杜乔与刘文等人有来往，将他们逮捕治罪，死在狱中)，海内嗟惧。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建和，汉桓帝年号之一)，益封冀万三千户，增大将军府举高第(考核政绩优异)茂才(即秀才，汉朝拔选人材的科目之一)，官属倍于三公(太尉、司徒〔丞相〕、司空〔御史大夫])。又封不疑为颍阳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印 yìn)襄邑侯，各万户。和平元年(公元150年。和平，汉桓帝年号之一)，重增封冀万户，并前所袭(继承)合三万户。

弘农(汉县名，治所在现在河南省灵宝县北)人宰宣素性佞(泞 nìng, 谄媚)邪，欲取媚于冀，乃上言：“大将军有周公(姬旦，周武王之弟，武王死后，儿子成王年幼，由他代行国政)之功，今既封诸子，则其妻宜为邑君(古时贵族妇女的封号)。”诏遂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汉县名，治所在现在河南省禹县)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弗 fú, 赤色的系印丝带。汉朝制度：公主仪服同公侯，紫绂；长公主仪服同诸王，赤绂)，比长公主。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眉细而曲折)，啼妆(以粉擦目下作啼痕)，堕马髻(一种偏垂一边的发髻)，折腰步(走路时腰肢扭捏作态)，齯(取 qǔ)齿笑(一种讨人喜爱的巧笑)，以为媚惑。冀亦改易舆服之制(古代车

子和衣冠都有定式，以表尊卑等级），作平上鞞（平 píng）车（一种顶平而有帷幕的车），埤（卑 bēi）纒（一种比较宽的包发头巾），狭冠，折上巾（折去上角的头巾），拥身扇（大扇），狐尾单衣（一种后裙曳地的单衣）。寿性钳忌（妒忌），能制御冀，冀甚宠惮（害怕）之（代词，指孙寿）。

初，父商献美人友通期于顺帝，通期有微过，帝以归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盗还通期。会（适逢）商薨，冀行服（守孝，居丧），于城西私与之居。寿伺（探察）冀出，多从苍头（奴仆），篡（夺）取通期归，截发刮面，笞（吃 chī）掠（鞭打）之，欲上书告其事。冀大恐，顿首（叩头）请于寿母，寿亦不得已而止。冀犹复与私通，生于伯玉，匿不敢出。寿寻（不久）知之，使子胤诛灭友氏。冀虑寿害伯玉，常置复壁（夹墙）中。冀爱监奴（奴仆总管）秦宫，官至太仓令（主管朝廷粮仓的官），得出入寿所。寿见宫，辄屏（赶走）御者（听候使唤的人），托以言事，因与私（通奸）焉。宫内外兼宠，威权大震，刺史（巡视地方郡县的监察官）、二千石（指官俸每月为二千石一级的官吏，一般作为太守的代称）皆谒（夜 yè，进见）辞之。

冀用寿言，多斥夺（排斥）诸梁在位者，外

以谦让，而实崇孙氏宗亲。冒名而为侍中、卿（九卿，朝廷各部的长官）、校尉（级别较将军略低的将领）、郡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长吏（三公的辅佐，相当于秘书长）者十余人，皆贪叨（tāo，贪得无厌）凶淫，各遣私客籍（登记）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拷打），使出钱自赎，货物（钱财）少者至于死徙（流放）。扶风（现在属陕西省）人士孙奭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马乘（一匹马一辆车）遗（位 wèi，赠送）之，从贷钱五千万，奭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奭母为其守臧（脏 zàng，库藏）婢，云盗白珠十斛（胡 hú，十斗），紫金千斤以叛（逃走），遂收考奭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货财亿七千余万。

其四方调发（征调），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头等）于冀，乘舆（指皇帝）乃其次焉。吏人赍（基 jī，带着）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边塞，国境），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伎女（以歌舞为业的女子）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抢夺）妇女，殴（捶打）击吏卒，所在怨毒（恨）。

冀乃（于是）大起第舍，而寿亦对街为宅，殫（单 dān，竭尽）极土木（指房屋建筑施工），互相夸竞。堂（客厅）寝（卧室）皆有阴阳奥室（深室），连

治所在现在河南省洛阳市西郊涧水东岸) 城西, 经亘(gèn, 横贯) 数十里, 发属县卒徒(士兵), 修缮楼观, 数年乃(才)成。移(发出)檄(昔xí, 布告文书)所在, 调发生兔, 刻其毛以为识, 人有犯者, 罪至刑死。尝(曾经)有西域(汉时指我国甘肃玉门关以西地区)贾胡, 不知禁忌, 误杀一兔, 转相告言, 坐(株连)死者十余人。冀二弟尝私遣人出猎上党(汉郡名, 治所在现在山西省长子县西), 冀闻而捕其宾客, 一时杀三十余人, 无生还者。冀又起别第于城西, 以纳奸亡(奸邪及亡命之徒)。或取良人(平民), 悉为奴婢, 至数千人, 名曰“自卖人”。

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元嘉, 汉桓帝年号之一), 帝以冀有援立之功, 欲崇(敬重)殊典, 乃大会公卿(三公九卿, 泛指朝廷的重要大臣), 共议其礼。于是有司(主管官员)奏: “冀人朝不趋(qū, 快步而行), 剑履上殿(古代臣子上殿见皇帝时不许带剑、穿靴), 谒(夜yè, 进见)赞(唱赞, 古代臣子朝见皇帝时, 由赞礼郎在旁唱礼)不名, 礼仪比萧何(刘邦的主要助手。楚汉战争期间, 坐镇关中, 输送士卒粮饷, 支援前线作战。封酈侯); 悉以定陶(现在属山东省)、成阳(汉县名, 治所在现在山东省范县东南)余户增封为四县(襄邑、乘氏、定陶、成阳), 比邓禹(刘秀的重要将领, 封高密侯);

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汉武帝的大臣，受遗诏辅佐昭帝，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不久又决策废昌邑王，迎立宣帝，前后执政二十年）；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不同席，即独坐一席，表示尊贵）。十日一入，平（骈pián，议）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专擅（不请示，擅自行事）威柄（权），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谘（询问，请示）决之。宫卫近侍，并所亲树（置），禁省（皇宫，借指皇帝）起居，纤微必知。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指书面文字）谢恩，然后敢诣（意yì，到）尚书。下邳（东汉郡、国名，治所在现在江苏省邳县南）人吴树为宛（现在河南省南阳县）令，之官辞冀，冀宾客布在县界，以情托树。树对曰：“小人奸蠹（杜dù，蛀虫），比屋（一家挨着一家，形容多）可诛。明将军以椒房（汉代皇后居住的殿，在未央宫中，这里指皇后）之重（借重），处上将之位，宜崇贤善，以补朝阙（quē，朝政的缺失）。宛为大都，士之渊藪（叟sǒu，鱼和兽类聚居的地方，比喻人或物类聚集的处所），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冀嘿（同默）然不悦。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由是深怨之。树后为荊州（汉州名，东汉治所在现在湖南省常德市东北）刺史，临去辞冀，冀

为设酒，因鸩之，树出，死车上。又辽东（汉郡名，治所在现在辽宁省辽阳市）太守侯猛，初拜不谒，冀托以它事，乃腰斩之。

时郎中（主管车、骑、门户的侍卫官）汝南（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河南省平舆县北）袁著，年十九，见冀凶纵，不胜其愤，乃诣阙（què，官门前两边的楼，用作官门的代称）上书。书得奏御，冀闻而密遣掩捕著。著乃变易姓名，后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买）棺殡送（出葬）。冀廉（调查）问知其诈，阴求得（捕获），笞杀之，隐蔽其事。学生桂阳（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湖南省郴[chēn]县）刘常，当世名儒，素善于著，冀召补令史（官俸在百石以下的文书小吏）以辱之。时太原（汉郡名，治所在现在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郝絜、胡武，皆危（高峻）言高论，与著友善。先是絜等连名奏记（古代的一种公文）三府，荐海内（天下）高士（德行高尚的人），而不诣（意yì，前往）冀，冀追怒之，又疑为著党，敕中都官（两汉京师官署的统称。这里指司隶校尉所属纠察违法官吏的中都从事）移檄捕前奏记者并杀之，遂诛武家，死者六十余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与（抬）槩（衬 chèn，棺材）奏书冀门。书入，仰药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诛，有诏以礼祀著等。冀诸忍忌，皆此类也。

不疑好经书，善待士，冀阴疾之，因中常侍（侍从皇帝、传达诏令、掌理文书的官。东汉时专由宦官充任，故也作为宦官的代称）白（告）帝，转为光禄勋（即郎中令，掌领宫殿门卫和侍从的高级官职）。又讽（暗示）众人共荐其子胤为河南尹。胤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蚩（痴 chī）笑（嘲笑。蚩，通嗤）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裂痕），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湖北省江陵县）太守马融（东汉著名经学家）、江夏（东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湖北省黄冈县西北）太守田明，初除（拜官），过谒不疑，冀讽州郡以它事陷之，皆髡（坤 kūn，古代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笞徙朔方（汉郡名，治所在现在内蒙古杭锦旗西北）。融自刺不殊（死），明遂死于路。

永兴二年（公元 154 年。永兴，汉桓帝年号之一），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胤子桃为城父侯。冀一门前后七封侯（冀及冀祖父雍，弟不疑、蒙，子胤，侄马，孙桃共七人，均封侯），三皇后（章帝梁贵人，生和帝，追尊为恭怀皇后；冀妹姁为顺帝皇后；妹女莹为桓帝皇后），六贵人（妃嫔的称号，仅次于皇后），二大将军，夫人（汉代对列侯妻子的称呼）、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娶）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中郎将〔掌管

皇帝侍卫的武职)、尹(河南尹)、校(校尉)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冀自顺帝永和六年〔公元141年〕任大将军,至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自杀,共十九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不敢正视,形容畏惧),莫敢违命,天子恭己(克己自爱)而不得有所亲豫(亲自过问政事)。

帝既不平之。延熹元年,太史令(负责编撰国史和主管图籍及天文历法的官)陈授因(由)小黄门(在皇帝左右掌理文书、传达诏令的宦官)徐璜,陈灾异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旧时相信天命,认为出现水灾、地震和日月食等变异现象,是上天对政治不良发出的警告)。冀闻之,讽洛阳令收(逮捕)考授,死于狱。帝由此发怒。

初,掖庭(掖庭署,管理宫女的机关)人邓香(和帝邓皇后从兄之子)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改嫁)梁纪。梁纪者,冀妻寿之舅也。寿引进猛入掖庭(皇宫中的旁舍,宫女居住的地方),见幸,为贵人。冀因欲认猛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为梁。时猛姊婿邴尊为议郎(皇帝的顾问官),冀恐尊沮(沮,坏)败宣意,乃结(结交)刺客于偃城(现在河南省郾城),刺杀尊,而又欲杀宣。宣家在延熹里,与中常侍袁赦相比(邻居)。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觉之,鸣鼓会众以

捕的犯人)，无少长皆弃市（斩首的意思）。不疑、蒙先卒（死）。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处chù，贬斥）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唯尹勋、袁盱及廷尉（最高司法长官）邠郢义在焉。是时，事卒（促cù，同猝，突然）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法度），官府市里鼎沸（鼎中翻滚的开水，比喻局势动荡不安），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

收冀财货，县官（朝廷）斥卖（变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因）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录诛冀功者，封尚书令尹勋以下数十人。

【译文】

梁冀字伯卓。长得两肩上耸，双目上竖，眼睛眶凹，茫然直视。嘴里嘟嘟囔囔，说话含糊不清。没有什么学问，只能写写算算。他从小就是皇亲国戚，一向游手好闲，纵情玩乐。喜欢喝酒。射箭、弹棋、格五、六博、踢球、猜钱等百般玩艺，无所不能。还爱携带鹰犬打猎，赛马斗鸡。

梁冀起先做黄门侍郎，后来迁调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校尉，步兵校尉，执金吾。顺帝永和元年，任命为河南尹。他在任上暴虐无道，干了许多非法勾当。他父亲梁商的朋友洛阳令吕放，稍微向梁商

谈到他的不是，梁商因此责备了他几句。梁冀怀恨在心，就派人在路上把吕放刺杀了。可是又怕给梁商知道，于是推说可能是吕家的仇人干的，就请求任用吕放的弟弟吕禹做洛阳令，要他去缉拿凶手。结果把吕放仇家的族人和亲戚朋友百多人统统杀光。

梁商一死，还没有来得及安葬，顺帝就任命梁冀为大将军，弟弟侍中梁不疑为河南尹。

到顺帝死后，继承人冲帝刚刚两岁，还是个婴儿，由梁太后执政。她命令梁冀与太傅赵峻、太尉李固共同负责尚书事宜，处理朝廷政务。梁冀虽然口头推辞不肯担当，却更加奢侈横暴。

不久，冲帝又死了，梁冀迎立质帝。质帝年龄不大，却很聪明，知道梁冀专横不法。一次朝见群臣时，他注视梁冀说：“这人是跋扈将军啊！”梁冀听了，恨之入骨，就叫身边的人在汤饼中放进毒药送给质帝，质帝吃后当天就死了。

质帝死后，梁冀又迎立桓帝，然后诬陷同他意见不合的李固和前任太尉杜乔，把他们害死。弄得天下人人害怕，个个叹气。建和元年，给梁冀增添封邑一万三千户，增加大将军府推荐“高第”和选拔“秀才”的名额，府中的官吏比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府多一倍。又封他弟弟梁不疑为颍阳侯，梁不疑弟梁蒙为西平侯，儿子梁胤为襄邑侯，每人封邑一万户。和平元年，再给梁冀增加封邑一万户，与先前

继承的封邑合起来共三万户。

弘农人宰宜谄媚奸邪成性，他想讨得梁冀的欢心，就向朝廷上书说：“大将军有周公辅佐成王那样的功勋，如今既然封了他的儿子，那么他的妻子就应该封为邑君。”朝廷于是下令封梁冀的妻子孙寿为襄城君，邻县阳翟的租赋也供她享用，每年收入共五千万。加赐赤色印绶，和长公主的仪服相同。孙寿长得很美，喜欢打扮得妖里妖气，眉毛画得又弯又细，眼下擦一点粉，象是泪痕，发髻偏垂一旁，走起路来腰肢扭捏作态，象是双脚不能支撑体重似的，装出一脸巧笑；用这些媚态来迷惑梁冀。梁冀也擅自更改舆服制度，制作平上鞞车，埤幘，狭冠，折上巾，拥身扇，狐尾单衣。孙寿生性妒忌，能制服梁冀。梁冀非常宠爱她，也非常怕她。

起先，梁冀的父亲梁商献了一位名叫友通期的美女给顺帝，后来友通期犯了一点过失，顺帝把她还给梁商。梁商不敢留下，将她嫁了出去，梁冀却派人把她盗了回来。恰逢梁商去世，梁冀服孝期间，就在城西和她暗中同居。一天，孙寿探知梁冀外出，就带了许多家奴，把友通期抢回家来，剪去头发，刮破面皮，痛加鞭打，想要向朝廷上书告发。梁冀十分恐惧，只得向孙寿的母亲叩头求情。孙寿不得已，只好作罢。可是，梁冀还是继续和她私通，生了个儿子，取名伯玉，偷偷藏着，不敢让他出来。但是不久给孙寿知道了，就指使儿子梁胤把友氏一家统统

杀掉。梁冀怕孙寿害死伯玉，经常把他藏在夹墙中。

梁冀有个宠爱的奴仆总管名叫秦宫，官做到太仓令，可以到孙寿家中进进出出。孙寿见秦宫一来，就把身边的人赶走，推说要和秦宫商谈事情，乘机和他通奸。秦宫得到梁冀和孙寿两人的宠爱，威声权势大震，刺史和太守赴任，都要前去拜见，向他辞行。

梁冀听信孙寿的话，把梁家许多当权在位的人免职，外表上是谦让，实际上是要抬高孙家亲族的地位。孙家冒名担任侍中、卿、校尉、郡守和长吏的，多达十余人。这些都是贪得无厌、凶暴荒淫之徒。他们各自派遣亲信把所辖县内殷实富户登记入册，然后加以其他罪名，关进监牢，进行拷打，叫他们出钱赎罪。不肯多出钱的人，轻则充军，重则处死。有位扶风人叫士孙奋的，家里很有钱，但生性吝啬，梁冀就送给他一车一马，向他借五千万钱。士孙奋借给他三千万。梁冀大怒，就向郡县控告，说什么士孙奋的母亲是他家看守仓库的奴婢，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走。于是就把士孙奋兄弟逮捕拷问，死在狱中，将他们的家资一亿七千多万全部没收。

从四方征调来的物品，以及各地每年按时进贡的东西，都先把上等的送给梁冀，然后把其次的输入皇家。官吏和百姓带着钱财到梁家求官请罪的，

卫和皇帝左右的近臣，个个都是他亲自安插的，宫中一举一动，不论多么细小他都知道。百官调迁或奉召回朝，都要先到梁冀门下投递文书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那儿领旨。

下邳县人吴树出任宛县令，赴任时去向梁冀辞行，梁冀的亲戚朋友多在宛县，就当面替他们说情，托吴树照应。吴树回答说：“奸邪小人是国家的蛀虫，有多少就该诛灭多少。明将军凭借皇后之尊，担任大将军的职位，应当推荐贤良之士出来弥补朝廷的缺失。宛城是国家的大都会，贤士聚居的地方，自从我随从在旁，向您请教以来，没有听您讲起一位忠厚长者，而托给我的却多是不三不四的人。这的确不敢听命！”梁冀听了，默不作声，心里很不高兴。吴树到任后，就把梁冀亲友中为害百姓的坏蛋杀了几十人。梁冀从此十分怨恨吴树。后来吴树调任荆州刺史，临行前去向梁冀辞行，梁冀设酒替他饯行，乘机在酒中放了毒药，吴树一出梁冀家门，就死在车上。又有辽东太守侯猛，接到朝廷任命时没有去拜谢梁冀，梁冀便借口别的事情，把他腰斩了。

那时郎中汝南人袁著，年纪只十九岁，他看见梁冀凶横不法，无比愤慨，就到宫门向皇帝上书告发。梁冀知道后，秘密派人想将袁著突然逮捕。袁著为了避祸，就改名换姓躲藏起来。后来假装病死，叫家人用蒲草扎成尸体，买棺材殡葬。不料给梁冀调查出来了，知道袁家做假，就暗中派人侦察，把他

捕获，活活打死，但却把事情隐瞒起来，不让声张出去。

太学生桂阳人刘常，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与袁著一向是好朋友，梁冀把他叫去填补斗食小吏的缺位，蓄意侮辱他。那时太原人郝絜、胡武，都喜欢高谈阔论，危言耸听，也和袁著是好朋友。起先，郝絜等人连名上书向三公府推举天下德行高洁之士，却不向大将军府推荐，事后梁冀十分恼怒，又怀疑他们与袁著同党，就下令中都从事发出公文，将先前向三公府上奏章的人抓起来杀掉。于是胡武一家惨遭杀害，共死六十多人。郝絜起初逃走了，但知道逃不出梁冀的魔掌，就抬了棺材到梁冀家门上书请罪。请罪书送进去后，就服毒自杀，这样，他的家属才免遭牵连。等到梁冀被诛死后，朝廷下令依礼奠祭袁著等人，以示褒扬。梁冀的种种残忍刻毒，大都和这类事情差不多。

梁不疑喜欢读书，对待士人比较好，梁冀暗中妒嫉他，就托中常侍报告桓帝，调他担任光禄勋。又暗示众人共同推荐他的儿子梁胤做河南尹。梁胤又名胡狗，这时只有十六岁，容貌十分丑陋，不配戴冠佩带，路上见到他的人，没有不嗤笑的。梁不疑觉得兄弟不和是耻辱，便辞官让位回家，和弟弟梁蒙关起门来守在家里。梁冀不希望他们与朋友往来，暗中派人着了便衣到他们家门口，把来往的客人记录下来。南郡太守马融和江夏太守田明，刚接受任

命就去拜见梁不疑，梁冀便暗示州郡用别的事情诬陷他们，把他们都处以髡刑，痛加鞭打后，流放到朔方郡。马融自杀未遂，田明就死在路上。

永兴二年，封梁不疑的儿子梁马为颍阴侯，梁胤的儿子梁桃为城父侯。梁冀一门前后七人封侯，三人当皇后，六人做贵人，二人任大将军，妇女有封邑称君的七人，娶公主的三人，其余担任九卿、将军、河南尹和校尉的共五十七人。梁冀在位二十余年，权势达到极点，在朝廷内外大施淫威，所有官员没有人敢正视他一眼，人人俯首听命，皇帝也只好克己自爱，什么事情都不敢过问。

桓帝对梁冀早就有所不满。延熹元年，太史令陈授通过小黄门徐璜向桓帝报告，说所以发生灾害和日月蚀等变异现象，责任在于大将军。梁冀知道后，就暗示洛阳令将陈授逮捕拷问，死在狱中。桓帝由此发怒。

起先，掖庭署官员邓香的妻子宣，生了个女儿邓猛，邓香死后，宣改嫁给梁纪。梁纪是梁冀妻子孙寿的舅父。孙寿将邓猛送进后宫，被桓帝看中，升为贵人。梁冀因此想认邓猛做女儿，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就把邓猛改姓梁。那时邓猛的姐夫邴尊担任议郎，梁冀怕他从中作梗，阻止宣让女儿改姓，于是在偃城请了一位刺客，将邴尊刺死，还想把宣也一起杀掉。宣家住在延熹里，与中常侍袁赦是邻居，梁冀派刺客登上袁赦的房屋，打算从那儿进入宣

家。不巧给袁赦发觉了，就鸣锣打鼓集会众人，把事情告诉宣。宣立即跑进宫中报告桓帝，桓帝大怒，就同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馆和徐璜等五人共同商量好诛灭梁冀。

梁冀疑心单超他们，指派中黄门张恽进宫值宿，以防他们发动事变。具瑗就以张恽“擅自进宫，图谋不轨”为理由，命令吏卒加以逮捕。桓帝因此亲临前殿，把尚书全部召进殿中，发动大家诛灭梁冀：叫尚书令尹勋持节部署尚书丞和尚书郎以下官员，个个手拿武器守卫宫殿旁门；把所有符节都集中起来送宫中保管。叫黄门令具瑗率领左右厩骑士、虎贲、羽林和都侯剑戟士等，合计千多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同将梁冀的住宅包围起来。叫光禄勋袁盱持节去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迁封他为比景都乡侯。梁冀和妻子孙寿当天都自杀了。又把他的儿子河南尹梁胤、叔父屯骑校尉梁让，以及他的亲族卫尉梁淑、越骑校尉梁忠、长水校尉梁戟等统统逮捕起来，所有梁家和孙姓的内亲外戚一律关进诏狱，不论老少全部处死。梁不疑和梁蒙早已过世。其他公卿、列校、刺史和太守等牵连而死的共几十人，梁冀的旧属和宾客罢官免职的三百多人，一时弄得朝廷人都空了，只有尚书令尹勋、光禄勋袁盱和廷尉邯邰义三人还在。那时，事变突然从宫中爆发，使者往来不断，朝廷大臣全失去了法度，不知该怎么办。官府和民间为之哄动，几天之后才安定下来。

天下百姓同声称庆，人心大快。

没收了梁冀的家产，由朝廷变卖，合值三十余万万，用来补充国库，因此免除了当年天下租赋的一半。梁家的园林一律拆除，交给贫苦的百姓耕种。

事后评定诛灭梁冀的功劳，受到封赏的有尚书令尹勋以下数十人。

狱中驳斥了宦官集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诬陷之词，表现得胸怀坦白，无所畏惧。最后写“党人”斗争失败，范滂临刑与母亲诀别时，范母对儿子正义斗争的支持和他的悲愤控诉，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坏人当道，善人遭殃的生活现实。通过这些情节，启示读者东汉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它的必然灭亡已是无可避免的了。

【原文】

范滂（凡 pāng）字孟博，汝南（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河南省平舆县北）征羌（东汉县名，治所在现在河南省郾城县东南）人也。少厉（磨砺，努力培养）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汉朝拔选人才的科目之一）、光禄四行（光禄勋举荐人才的四种科目：敦厚、质朴、逊让、节俭）。时冀州（汉州名，东汉治所在现在河北省高邑县东南）饥荒，盗贼群起，乃以滂为清诏使（东汉三公府设清诏员，奉皇帝诏令随时巡视郡县），案（巡视）察之。滂登车揽（握）辔（配 pèi，驾驭牲口的缰绳），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令（县的长官）自知赃污，望风解印绶（受 shòu，系印的丝带）去。其（代词，指范滂）所举奏，莫不厌（同餍，满足）塞众议。迁（调任）光禄勋（即郎中令，掌领宫殿门卫和侍从等）主事（掾属一类的官职）。时陈蕃（曾任太守、太尉、太傅等职，因谋诛宦官，事败被

杀)为光禄勋, 滂执公仪(规定的礼节)诣(意 yì, 到) 蕃, 蕃不止之(代词, 指范滂), 滂怀恨, 投版(古代下属见长官时所拿的手板) 弃官而去。郭林宗(郭太, 东汉末年太学生的首领) 闻而让(责备) 蕃曰: “若范孟博者, 岂宜以公礼格(纠正)之? 今成其去就(偏义复词, 这里指去职)之名, 得无自取不优(宽容)之议也?” 蕃乃(于是) 谢(道歉)焉(代词, 指范滂)。

复为太尉(主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 黄琼(起初隐居不仕, 顺帝初年, 大臣李固劝他出来做官, 写信给他: “峣峣[尧 yáo, 高]者易缺, 皦皦[矫 jiǎo, 白]者易污, 《阳春》之曲[高级曲调], 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 其实难副。”勉励他要有所作为, 不要辜负众望) 所辟(征聘去做官)。后诏(皇帝的命令) 三府(太尉、司徒[丞相]、司空[御史大夫]) 掾属(即掾史。汉代中央军政机构各曹[部门]的负责人, 正职叫掾, 副职叫属, 一般多由长官自行征聘) 举谣言(采访民间疾苦和考察郡县治绩向朝廷报告), 滂奏刺史(巡视郡县的监察官, 官阶较太守为低)、二千石(指官俸每月为二千石[即一百二十斛]一级的官员, 一般作为太守的代称) 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 责滂所劾猥多(众多), 疑有私故。滂对曰: “臣之所举, 自(假若)非叨(涛 tāo, 通饕, 贪婪)秽奸暴, 深为民害, 岂以污简札(供书写的

竹简和木片)哉!间(近)以会日(三府属官在朝堂会集的日期)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调查核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不实),甘受显戮(当众处死)。”吏不能诘(问)。滂睹(睹 dǔ,看见)时方艰,知意(主张)不行,因投劾(呈上弹劾自己不称职的状子)去。

太守宗资先闻其名,请署(暂代)功曹(太守的重要助手,掌管人事,并过问一郡政务),委任政事。滂在职,严整疾恶。其有行违孝(敬父母)悌(敬兄长),不轨(遵循)仁义者,皆扫迹斥逐,不与共朝(郡府的公堂)。显荐异节,抽拔幽陋(指被埋没的人才)。滂外甥西平(现属河南省)李颂(李通的后代。王莽末年,通与光武帝刘秀共谋起兵反莽,封西平王),公族(王侯的同宗)子孙,而为乡曲(乡里)所弃,中常侍(皇帝的侍从官,东汉时专由宦官充任,故又作为宦官的称呼)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qǐn,搁置)而不召。资迁怒,捶(chuí,敲打)书佐(起草和缮写文书的办事人员)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清明而有制度),犹以利刃齿(割切)腐朽。今日宁受笞(吃 chī,鞭打)死,而滂不可违。”资乃止。郡中中人(中等职务的官吏)以下,莫不归怨,乃指滂之所用以为“范党”。

后牢脩诬言钩党（牢脩的师傅张成，善于凭风向占卜凶吉，与宦官往来，后因教儿子杀人，为李膺所杀，宦官便指使牢脩上书诬告李膺等连引为党，诽谤朝廷。钩，连引），滂坐（定罪）系黄门（宦官）北寺狱（东汉宦官专权时所特设的监狱）。狱吏谓曰：“凡坐系皆祭皋陶（摇 yáo，舜时主管刑狱的长官）。”滂曰：“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申诉）之于帝（上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亦止。狱吏将加掠（拷打）考（审问），滂以同囚多婴病（害病），乃请先就格（刑床），遂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桓帝（刘志，公元147—167年在位）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滂等皆三木（枷、脚镣、手铐。古代均系木制）囊头（用物蒙盖着头），暴（铺 pū，晒）于阶下。余人在前，或对或否，滂、忠于后越次而进。王甫诘曰：“君为人臣，不惟（思）忠国，而共造部党（朋党，宗派），自相褒举，评论朝廷，虚构无端（事项），诸所谋结，并欲何为？皆以情对，不得隐饰。”滂对曰：“臣闻仲尼（孔丘，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见《论语·季氏》）欲使善善同其清，恶（务 wù，憎恨）恶（饿 è）同其污，谓（以为）王政之所愿闻，不悟（料想）更以为党。”甫曰：“卿更相拔举，迭为唇齿（唇齿相依，指互相支持），有不合者则见排斥，其

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滂于首阳山（在现在山西省运城县南）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甫愍（闵 mǐn）然（哀怜的样子）为之改容。乃得并解桎（脚镣）梏（手铐）。

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京城，首都），汝南、南阳（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河南省南阳市）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车辆）。同囚乡人殷陶（是当时有名的孝子）、黄穆（曾任郡主簿），亦免俱归，并卫侍于滂，应对宾客。滂顾（回头）谓陶等曰：“今子相随，是重吾祸也。”遂遁（逃）还乡里。

初（起先），滂等系狱，尚书霍谡（许 xǔ）理之。及得免，到京师，往候（拜访）谡而不为谢。或有让滂者。对曰：“昔（从前）叔向婴罪（犯罪），祁奚救之（春秋时候晋国大臣范宣子诛讨贵族栾盈集团，杀了大夫叔向的弟弟羊舌虎，并把叔向囚禁起来。大夫祁奚知道了，去见范宣子，说明叔向是才德兼备、晋国不可缺少的人才，范宣子就把他释放了。事后，祁奚不去看叔向，叔向也没有去找祁奚道谢），未闻羊舌（叔向的姓氏）有谢恩之辞，祁老（对祁奚的尊称）有自伐（自以为有功）之色。”竟（终）无所言。

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建宁，汉灵帝刘宏的年号），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督邮（太守的

重要助手，常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并兼管刑狱) 吴 导至县，抱诏书，闭传(賺 zhuàn) 舍 (交通站设置的旅馆)，伏床而泣(气 qì，低声的哭)。滂闻之，曰：“必为我也。”即自诣狱。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绶，引与俱亡，曰：“天下大矣，子(您，对人的敬称)何为在此？”滂曰：“滂死则祸塞(止)，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其母就(走近)与之诀(分别)。滂白(禀告)母曰：“仲博(范滂的弟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范滂的父亲范显，曾任龙舒侯国相)归黄泉(地下泉水，指人死后埋葬的地方)，存亡各得其所。惟(语首助词，有祈求的意思)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悲伤)。”母曰：“汝(乳 rǔ，你)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都是东汉末年反对宦官专政的著名党人)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美)名，复求寿考(长寿)，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泪)。时年三十三。

【译文】

范滂字孟博，是汝南郡征羌县人。年青的时候就注重品德修养，养成清廉的节操，受到州郡和乡里的钦佩，推荐他做孝廉，光禄勋举为四行。那时冀州

受死刑。”官吏们这才不再问什么。范滂眼看朝廷正处在艰难时刻，知道自己的主张无从实现，就递上弹劾自己不称职的状子，辞官不干了。

汝南郡太守宗资早就知道范滂的名声，请他代理功曹职务，把郡中的政事委托给他。范滂在职期间，对吏治严加整顿，疾恶如仇。凡是行事违背“孝悌”，以及不遵守“仁义”规范的人，一律撤职驱逐，不同他们共事。把操行卓异的人推荐到显要岗位，把被埋没的人才选拔出来任职。范滂的外甥西平县人李颂，是西平王李通的后代，他在家乡名声不好，没有人肯推荐他。中常侍唐衡去请宗资帮忙，宗资同意任用李颂为吏。范滂认为他不是适当人选，搁置下来，一直不发委任状。宗资见自己的命令没有执行，就把怒气发在书佐朱零身上，捶打朱零。朱零抬头望着宗资说：“范滂清明而有制度，就象用快刀斩切腐朽的东西，是不能违抗的。今天宁可给你打死，也不敢违背范滂的决定。”宗资这才算了。从此郡中那些中级以下的官吏，没有不怨恨范滂的，就指责范滂任用的人为“范党”。

后来牢脩向朝廷上书，诬告李膺、范滂等人连引为党。范滂坐罪被监禁在“北狱寺”中，狱吏对他说：“凡是坐牢的人，都要祭皋陶。”范滂回答说：“皋陶是贤人。他是古代正直的大臣，知道我没有罪，将会在天帝面前替我申辩；如果我有罪，祭他又有什么用！”从此，其他囚犯也不祭皋陶了。狱吏见他们

辆车子。和他一起坐牢的同乡殷陶、黄穆两人，也免罪释放，一道回乡。两人在范滂身边侍卫，帮他接待宾客。范滂怕招摇惹祸，回头对他们说：“如今你们陪着我，只能加重我的祸患啊！”就一个人偷偷回到家乡。

起先，范滂他们囚禁在狱时，尚书霍谡曾经上书替他们申诉。等到范滂出狱后，又来到京城，他去拜访霍谡，可是并不向他道谢。有人责备范滂没有礼貌。他回答说：“从前叔向犯罪，祁奚救了他，可就没有听说叔向讲过什么感恩的话，祁老有过什么居功自夸的神色！”他终究一句感激的话也没有说。

到了建宁二年，朝廷于是大规模诛杀党人，下令立即逮捕范滂等。督邮吴导到了征羌县，把诏书抱在怀中，关在宾馆房间里，趴在床上哭泣。范滂知道后，说道：“这一定是为了我的缘故啊！”就自动到监狱投案。县令郭揖见了大惊，走出衙门，解下官印，要和范滂一起逃走，说：“天下之大，什么地方不好去！你为什么跑到这儿来？”范滂道：“我一死祸事就完了。哪儿敢拿自己的罪孽来连累您，又让老母到处躲藏，无家可归呢？”

范母来到狱中与儿子永别。范滂禀告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顺，能够供养您老人家；我到地下和父亲在一起。不论活着或死去的都各得其所。请大人割断难分难舍的恩情，不要再增添悲伤。”范母回

答道：“你今天能够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也瞑目了。既有美名，又要求长寿，这怎么能够同时得到呢？”范滂跪下来领受母亲的教导，向她老人家叩了两个头就分别了。范滂回头望着儿子叹道：“我想叫你做坏事吧，坏事实在不能做；要叫你做好事吧，我可一生从不做坏事，却落得如此结局！”过路的人听了，没有一个不掉泪的。那时范滂只有三十三岁。

神医华佗

华佗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他青年时代努力求学，在广博的文化知识基础上专攻医学，精通内科、妇科、小儿科和针灸科，尤其擅长外科。他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应用全身麻醉的医师。凡是不能用汤药、针灸等方法治疗的内脏病症，就给病人服“麻沸散”，使他全身麻醉，然后施用外科手术进行治疗。他把我国当时的医疗方法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医学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华佗根据“户枢不蠹，流水不腐”的道理，正确地认识到适当的运动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他吸收了古代修炼的人所提倡的“导引”中的合理部分，加以发展、提高，创造出一种叫做“五禽之戏”的体育锻炼方法，对保护人民的健康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华佗还具有高尚的思想。他不愿做官，也不愿专门为少数统治者服务，一心只想为人民解除疾病痛苦。为此，他不甘心做曹操的私人医师，以致遭到曹操的杀害。由于华佗生长在封建社会中，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非常可惜的。

有关华佗的故事，还见于晋朝陈寿编写的《三国志·华佗传》中，陈寿的时代要比范曄早一百多年。但不难看出，这些文章中描写华佗治病的故事，有的地方，显然作了非现实性的夸张。

【原文】

华佗（驼 tuó）字元化，沛国（东汉豫州所属的一个王国，治所在现在安徽省宿县西北）谯（桥 qiáo，现在安徽省亳[bó]县）人也。一名萼（肤 fū）。游学徐土（徐州，治所在现在山东省郯城县西南），兼通数经（古代儒家的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等），晓养性（养生）之术，年且（将）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王国的地方长官，相当于郡的太守）陈珪（归 guī）举（推荐）孝廉（汉朝拔选人才的科目之一），太尉（掌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黄琬辟（征聘去做官），皆不就（依从）。精于方药（配方用药），处剂（处方）不过数种，心识（志 zhì，记）分铢（朱 zhū，轻微的分量，百黍的重量为一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古代的全身麻醉剂）；既醉无所觉，因剝（枯 kū，剖开）破腹背，抽割积聚（病毒集中的部分）。若在肠胃，则断截湔（坚 jiān，洗）洗，除去疾秽（病毒），既而（然后）缝合，敷以神膏

(一种生肌长肉的药膏)，四五日创(伤口)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佗尝(曾经)行道，见有病咽(喉)塞者，因语(告诉)之曰：“向(方才)来道隅(路旁)有卖饼人，蒜(原作“泝”，据《三国志》本传改)齏(基 JI，用姜、蒜之类捣成的酱泥)甚酸，可取三升(古代的饮器)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可能指寄生虫)，乃悬于车而候(拜访)佗。时佗小儿戏于门中，逆(迎)见，自相谓曰：“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进，顾视壁北悬蛇以十数，乃知其奇(神妙，不同寻常)。

又有一郡守(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笃(赌 dǔ)病(患重病)久，佗以为盛怒则差(chài, 病愈)，乃多受其货(钱财)而不加功(治疗)，无何(不久)弃去，又留书骂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杀佗，不及，因瞋恚(chēnhuì, 愤怒)，吐黑血数升而愈。

又有疾者，诣(意 yì, 到)佗求疗。佗曰：“君病根深，应当剖破腹；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相杀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疗，应时愈，十年竟(终于)死。

广陵(东汉郡名，治所在现在江苏省江都县东北)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懣(闷 mèn, 烦闷)，面赤不食。佗脉之(给他按脉)曰：“府君(对太守的尊称)胃中

有虫，欲(将要)成内疽(居 jū, 毒痛)，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再服(分二次服完)，须臾(余 yú, 一会儿)，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快 kuài, 细切的鱼肉)，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后三期(机 jī, 三周年)当发，遇良医可救。”登至期疾动(发动)，时佗不在，遂死。

曹操闻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积苦头风眩(一种头痛病)，佗针，随手而差。

有李将军(据《抱朴子》载，名李通)者，妻病，呼佗视脉(看病)。佗曰：“伤身而胎不去。”将军言：“间(近)实伤身，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妻稍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脉理如前，是两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后儿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复归(不再循环到那里去)，必燥著母脊。”乃为下针，并令进汤(服汤药)，妇因欲产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势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识，但其色已黑。佗之绝技(高妙到极点的技术)皆此类也。

为人性恶(意思是不肯迎合别人)，难得意，且耻以医(侍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借口)妻疾，数期(续了几次假期)不返。操累书(多次去信)呼之，又敕(赤 chì, 命令)郡

鸱(痴 chī)顾(象鸱鸟一样地身体不动, 回头向后看), 引挽(牵引)腰体, 动诸关节, 以求难老。吾有一术, 名五禽之戏: 一曰虎, 二曰鹿, 三曰熊, 四曰猿, 五曰鸟。亦以除疾, 兼利蹄足, 以当导引。体有不快, 起作一禽之戏, 怡(舒适地)而汗出, 因以著(撒上)粉, 身体轻便而欲食。”普施行之, 年九十余, 耳目聪明, 齿牙完坚。

阿善针术, 凡医咸(都)言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 针之不可过四分, 而阿针背入一二寸, 巨阙(却 què, 穴名, 是胸腹的深部)胸脏乃五六寸, 而病皆瘳(抽 chōu, 病愈)。阿从佗求方——可服食益于人者, 佗授以漆叶青粘散(一种治疗虚劳病和杀寄生虫的药方)。漆叶屑一斗, 青粘(黄精)十四两, 以是为率。言久服去三虫(三种寄生虫), 利五脏, 轻体, 使人头不白。阿从其言, 寿百余岁。漆叶处所(到处)而有, 青粘生于丰(现在江苏省丰县)、沛、彭城及朝歌(现在河南省汤阴县西南)间。

【译文】

华佗, 字元化, 是沛国谯县人。又名华旉。他曾在徐州游学, 兼通几种经书, 通晓养生的方法, 年纪将近百岁, 容貌还象壮年人, 当时的人把他看做神

仙一般。沛国相陈珪举荐他做孝廉，太尉黄琬征聘他出来做官，他都拒绝了。

华佗精通医学，处方不过用几味药，而且熟悉药物的分量，配方不须用戥子称。替人针灸，取穴也不过几处。如果病毒聚结在体内针药达不到的地方，就叫病人用酒吞服一种叫麻沸散的药，等患者被麻醉失去知觉后，就剖开他的腹部或背部，割去积毒。如果在肠胃部分，就把肠胃切开后加以洗涤，割除病变部分，然后缝好伤口，敷上特制药膏，只须四五天就会收口，一个月左右便可以平复。

有一次，华佗在路上看见一个患咽喉阻塞症的病人，就告诉他说：“方才路旁有个卖饼的，他那蒜齏的汁很酸，只要买三升喝下去，病自然就会好了。”那人依照华佗的吩咐，买了三升蒜齏汁喝下，立刻吐出一条蛇来，他就把蛇吊在车上，去拜谢华佗。到了那边，华佗的孩子正在门口玩耍，迎面看见了，就自言自语说：“客人车边挂着那玩意儿，一定是碰见过我家老头子了。”等到那人进了屋，四面望望，只见北面墙壁上挂的蛇已有好几十条，这才知道华佗医术的高超。

又一次，有一个太守得了重病，长久都没有治好。华佗替他诊断后，认为服药不会有效，需要让他大发一顿脾气才能好。于是向他索取了丰厚的诊金，却不给他用心治疗，不久又丢开病人回家，还留下一封信大骂他一番。这位太守果然大怒，立刻派

人去追捕华佗，要把他杀掉，可是却没有追上。他愤无可泄，气得吐了几升淤血，病也就好了。

又一次，有位病人来请华佗治疗。华佗诊断后，说：“你的病根子很深，需要剖腹治疗；可是根据你的健康状况，至多也不过再活十年，这种病是不会马上致命的。”那病人受不了病痛的折磨，决心割掉它，华佗便给他动了手术，很快就痊愈了。但是活了十年终于死了。

广陵太守陈登，忽然得了胸中烦闷的毛病，脸色发红，吃不下东西。华佗替他按脉后，说：“府君胃里有虫，内脏将要发生毒痢，这是腥气东西吃得太多造成的。”就替他配了一剂药，煎成二升汤，分两次服下。一会儿，便呕吐了将近三升的寄生虫，头成赤红色，还能颤动，半截身子就象切细的生鱼肉一样。吐过之后，病就好了。华佗临走叮嘱他说：“这病三年以后要复发，遇着高明的医生还有办法医治。”陈登过了三年，果然旧病复发，那时华佗不在，医治无效，终于死了。

曹操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把他请去做侍医，经常不离左右。曹操有“头风眩”的老毛病，只要华佗替他扎一针，随手就不痛了。

有位李将军，妻子得了病，请华佗去诊治。华佗说：“是伤了身体，可是胎儿没有落下来。”李将军说：“近来身体确实受过伤，可是胎儿已经落下来了。”华佗说：“从脉象上看来，胎儿还在肚子里。”李

将军认为华佗的诊断不正确，没有请他治疗，妻子的病也稍微好了一些。可是过了百多天以后又发作起来，再把华佗请了去。华佗诊断说：“脉理和先前一样，尊夫人怀的是双胞胎，头一个胎儿下来时流血过多，以致影响到后一个胎儿不能下来。胎儿死了以后，血脉不再循环到那里去，必定干枯了粘在母体背脊内。”于是给她扎针，又叫她服汤药。产妇感到一阵胀痛，象是要分娩似的，可还是生不下来。华佗说：“死胎枯燥不滑润，看情势不会自己生下来。”便叫人替她助产，果然取下一个死胎，还能看出人形，但是已经发黑了。华佗的绝技大都类似这些。

华佗生性不喜欢迎合别人，因此难以得意，并且觉得做侍医是可耻的职业，又因远离家乡想要回去，于是去向曹操请假，要求回家取药方。华佗到家后就借口妻子有病，连续请假不肯转去。曹操一再写信叫他，又指令郡县的官吏打发他动身。可是华佗仗着本领高强，讨厌侍候别人，还是不肯去。曹操大怒，派人前去调查，知道他的妻于是装病，就把他逮捕下狱审讯。经过审问查核，华佗承认有罪。荀彧向曹操求情说：“华佗的医术确是高明，关系到别人的生死，应该加以宽容，留下他的性命。”曹操不答应，终究把他杀了。

华佗临死时，拿出一卷医书交给牢头说：“这部书可以救活人的性命。”牢头怕犯法，不敢接受。华

佗也不勉强给他，就要了火来把这书烧了。

起先，军吏李成咳嗽很厉害，白天夜晚都不能入睡，华佗诊断是肠痛，给他两钱药粉，服后便吐了二升脓血，从此也就一天天地好了。华佗临走嘱咐他说：“这种病过了十八年会再发，如果不吃同样的药，就治不好了。”便又留下一份药给他。不料过了五六年，李成有位同乡人得了和他先前一样的病，急不可耐的向李成求药，李成深为同情，就把自己的药给了他，然后自己特地到谯县，再请华佗给一剂；刚巧碰上华佗被捕，不忍心开口，没有拿到。过了十八年，李成旧病发作，因为没有药治就死了。

广陵人吴普和彭城人樊阿都曾跟华佗学医。吴普依照华佗的方法进行治疗，治愈了许多病人。华佗还告诉吴普说：“人的身体需要活动，只是不宜过度罢了。活动才能帮助食物消化，促进血液循环，就不至发生疾病。这好比门户的转轴，由于经常转动，便始终不会给虫蛀坏，所以古代修仙的人讲究‘导引’一类的锻炼。他们象熊一样的攀枝悬挂，鸥一样的转颈回顾，牵引腰部，活动关节，以求延年益寿。我有一种锻炼身体方法，是模仿五种禽兽的自然动作创造出来的，叫做‘五禽之戏’。一叫做‘虎戏’，二叫做‘鹿戏’，三叫做‘熊戏’，四叫做‘猿戏’，五叫做‘鸟戏’。经常锻炼既可以不生疾病，又能使腿脚矫健，和‘导引’的功效完全一样。身体不舒服时，起来做一套动作，等到舒服地出了一身汗，就

撒上些爽身粉末，便觉周身轻快，想进饮食。”吴普运用这个方法进行锻炼，活到九十多岁时，听觉和目力都还很好，齿牙也非常牢固。

樊阿精通针灸。一般医生都说背及胸部不能随便扎针，即使扎针，也不能超过四分深。可是樊阿在背上扎针深到一二寸，在胸腹部巨阙穴扎针，更深到五六寸，而疗效都很好。他曾向华佗要求一种经常服用、有益健康的药方。华佗传给他一副漆叶青粘散。这种药大致用漆叶屑一斗、青粘十四两的比率配制的，据说经常服用能打掉寄生虫，有益五脏，轻健身体，使人头发不白。樊阿遵照他的话经常服用，结果活了一百多岁。漆叶到处可以找到，青粘生长在丰、沛、彭城和朝歌一带。

